

讀 和 寫
沫 紹 良 著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802.7 137.3

登錄號 22766

寫 和 讀

沐 紹 島 著



明開
書叢少年

店書明開



3 2173 5739 5

802.7
137.3

序

沐先生這本書，曾經在中國兒童時報按期登載過。聽說讀者非常歡喜看，每接到新出的一期多數是先看沐先生的東西。這就可見這本書能夠吸住一般少年的心。寫一本書，必須能夠吸引讀者的心，作者和讀者之間才築起了交通的大路，作者的好意思好見解才可以一車一車地向讀者方面輸送。如果不能够做到這一層，作者儘有好意思好見解，輸送到讀者跟前，讀者的心卻緊緊地關上了大門，那就不只是作者的想心思動筆墨都成徒勞，就是印刷所工友排字印刷的精力也等於白費。這本書爲甚麼能夠吸引讀者的心，我不想在這裏說，因爲說了對於讀者沒有多大益處。譬如說，一位小朋友愛喫水果，他愛喫就愛喫了，你卻給他說明水果爲甚麼惹他喜愛，這不是沒有甚麼意思的事情嗎？

1
我在這裏只想對讀者說以下的话：

29766

這本書講的是關於閱讀和寫作的方法。凡是方法，記在心裏，不過是一種知識，或者不只記在心裏，還能夠掛在口頭談話，也不過表示你懂得的多，肚子並不空。如果要真個受用，你得更進一步，讓知識融化在習慣中間。舉個例子來說：怎樣樣的衛生方法都只是知識，僅僅懂得衛生方法，對於身體不會有甚麼益處，必須使日常生活習慣完全合於衛生方法，身體才會保持着健康。我希望讀者不要僅僅注意這本書的趣味，也不要僅僅把牠掛在口頭，作為同學之間談話的資料。我希望讀者把這本書中所說的化為自己閱讀和寫作的習慣。臨到做菜，再去翻看烹飪講義；這是個笑話，常常被人提起，表示單有知識而不成習慣的不可靠。臨到閱讀和寫作的時候，是不應該再去想閱讀和寫作應該依甚麼方法的。看着這本書，同時把書中所說的應用到閱讀和寫作的實際工作上去，漸漸養成習慣；這樣，才是真個受用，不算白看了這本書。我的話雖然簡單，可是很扼要，願讀者注意。

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葉紹鈞。

自序

去年初夏，正當全國兒童年開始之際，杭州中國兒童時報社編者仲武君特地到上海來約我寫稿。我因為以前曾在浙江各地做過小學教師，對於過去和兒童朝夕相處的生涯，戀戀不能忘情，就滿口答應下來，預備寫一些文章，作個紀念。

當時我起了一個念頭：「寫什麼好呢？如故事、童話之類，出版的書籍已不可謂不多；兒童在這方面的精神糧食，不見得再會像自己在兒童時代那樣的感到缺乏，似乎不用再製造了。可是在他方面，一時又想不到兒童急需的是什麼。」正在這樣躊躇，恰好夏丏尊、葉聖陶二位先生合著的文心出版了，承二位先生的情，送了我一册。文心讀後，我上面的問題同時也得到了解決，就準備化一些工夫，想學學二位先生的寫作方法，寫一册給兒童的文心。

第一步，我重溫了一次過去五年小學教師生活的舊夢；第二步，我從這個夢裏，摘得了二十四個關於讀寫方面的要點，再把這些要點施以適當的配列，編成一個大綱；第三步，就照編成的大綱，逐一用故事體寫了出來；題名讀寫故事，陸續寄給中國兒童時報社。

我的文章原不能和夏、葉二位先生相比，誰知發表之後，卻意外的得到仲武君的來信，說是我的文章被該報讀者愛上了。當初我不敢相信，以為仲武君造了謊來鼓勵我。以後又有友人風沙、文華（他們和仲武君也都認識）二君從杭州傳來消息，說是該報的定戶增加了一千多，據該報徵求讀者意見的結果，知道大多歡喜讀我的讀寫故事，這纔使我不相信自己起來了！因為讀者愛好，我不得不更加努力。誰知寫到中途，我忽然害了病。等到病體痊癒，讀寫故事在該報已脫刊了許多時日。這時我就不打算續寫下去。可是仲武君卻一再來信鼓勵我，督促我，終於又使我不得不振起精神來。現在，這冊書總算被我在曇花一現的兒童年中寫成了。謹在這裏謝謝鼓勵我寫作的友人仲武、風沙、文華君和許多小讀者們！



目次

一	寬緊帶——長句和短句的讀法和寫法	一
二	善態和活佛——呆的文句和活的文句之比較	一〇
三	三個求婚的少年——文句的變化	二〇
四	急驚風與慢郎中——文句的緩寫法和急寫法	三〇
五	疖積糖——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三七
六	一看再看和一比再比——續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四四
七	矛盾和隔膜——再續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五三
八	大腦便便——語彙的吸收	五九
九	姐姐的惡作劇——接尾語的用法比較	六三
十	哼哈二將——接頭語的用法比較	七〇

十一	開端和結束——文章的開端和結束之寫法研究	七三
十二	夢和現實——文章的題材	八二
十三	餅乾和文章——文章的題目與內容的關係	九〇
十四	花朵和蚯蚓——文章的中心思想	九七
十五	題材的選擇和剪裁——(內容如表題所述)	一〇三
十六	從「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說起——抒情文的寫法	一一〇
十七	茶潑翻了——敘事的寫法	一一六
十八	上下左右東西南北——說明文的寫法	一二三
十九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議論文的寫法	一三三
二十	一本帳簿——日記的寫法	一四三
二一	父親大人入目——書信的寫法	一四九
二二	獸子和音樂家——詩的寫法	一五七
二三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標點符號使用法	一七〇
二四	蟹和饅頭——讀書的方法	一七七

一 寬緊帶

——長句和短句的讀法和寫法

雖說是初春，天氣還是非常的冷。站在啓智小學門口的一株梧桐樹，依然是光禿禿地像一叢枯木。草上的太陽光照射在牠底身上，似乎想給牠一些刺激，使牠蘇醒過來；可牠卻像石頭一樣，儘貪着睡。

這時候，從校門左首的道路上來了兩個孩子。他們像一對剛出窠的小鳥，跳呀跳地，非常活潑。兩張圓臉上洋溢着童年時代特有的朝氣。他們漸跑漸近，談話的聲音也逐漸清晰起來了。

「啊呀，你看那株梧桐，還老是這副死樣！」

「可不是，現在已經是春天了，牠也該抽出新芽來哩！」

這兩個孩子一面說，一面讓肩頭掛着的書包顛呀顛地，進了校門。第一個說話的孩

子，在他底書包上寫着的字是「朱覺明。」第二個在書包上寫着的是「周學文。」

覺明和學文走到校裏，已經是八點鐘了。過了一會，鐘聲響了，啓智小學裏三百多個孩子都聚集在禮堂裏，列成隊伍，舉行開學式。開學式很簡單，可是很嚴肅；大家聚精會神地依着所列的節目做去，四周的空氣緊張得像要屏住了各人底呼吸。一會兒，儀式宣告完畢，孩子們就分散到各級底教室裏去。

「喂，梁先生來了！」學文輕輕地拉一下座旁的覺明底衣角。

六年級裏一陣快樂的歡呼聲。梁先生右手握了一支粉筆，在歡呼聲裏和孩子們點了點頭。

「諸位同學：你們過了這學期，就畢業了。畢業之後，我們就不能像現在那樣的朝夕在一起，要各自分離了。因此，我覺得這一學期的光陰值得非常珍貴。我底希望，是想在這短短的一學期內，一方面盡我底能力，多告訴你們一些求學的方法；一方面還想和你們

的感情，更固結些；讓我們結成永久的朋友。這也許是我底奢望，但我卻相信祇要我們現在的感情基礎打得堅牢，將來別離之後，也許不至於中途忘懷的。

「今天，新課本還沒有買到，不能分發給大家學習；我想趁此告訴你們一件事，當做這學期和你們第一次相見的禮物。」

「是去年寒假裏的事：有一個小朋友跑來對我說：『讀書真不容易！』我就問他：『什麼地方不容易呢？』」

「『我在讀書的時候，逢到短的句子，就像喫湯糰一樣，毫不費力，但一篇文章裏湯糰一樣的句子並不多，有時遇了長句，就把我難住了，我無論怎樣去讀，總讀不懂那些長的句子。』他回答說。」

「『你說的確是實話，長的文句的確比短的文句難懂。』當時我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二個文句說，『譬如像這樣兩句：』」

（梁先生一面說，一面又在黑板上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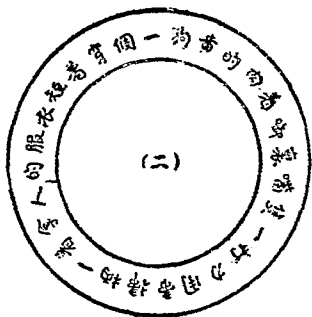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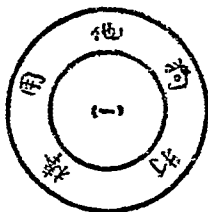
(一) 他用棒打狗。

(二) 一個穿着短衣服的人拿着一柄掃帚用力打一隻嘴裏銜着肉的黃狗。

「『第一句只有五個字，自然一讀就懂，第二句有二十八個字，呼吸短促的人，也許會讀得上氣不接下氣，眼睛裏看到的有『衣服』『人』『掃帚』『嘴』『肉』『狗』，再加上嚙嚙嚙的字眼，真要令人糊塗。但是像二十八個字的句子還並不算長，有時候會讀到比這更長的！』我說。

「『怎麼辦呢？』那個小朋友問我，他像要哭出來了。我笑着安慰他：『你不用着急。我給你一條寬緊帶，就可打破這種困難了。』」

「我就從我底腿上拿下一條寬緊帶給他，他看了說：『這樣的東西我不是也有嗎？』他說着拉起他底褲腳管，小腿上露出一條花花綠綠的寬緊帶給我。我點點頭說：『你底和我底都是一樣的寬緊帶，你也不用解下來了。現在，你且把我底寬緊帶用兩手拉拉看。』他果然拉了一拉，但還是莫名其妙，不知怎樣用這個寬緊帶去打破讀長句的困難。



「於是我畫了兩張圖給他看；對他說：『第一圖是沒有拉長的寬緊帶，第二圖是拉長了的寬緊帶。』」

「他看了一會，忽然大喊道：『我明白了，原來如此！文句真和寬緊帶一樣；照第二圖看來，那個長句底意義和第一圖的短句是差不多的。短句一個「他」字，長句便拉成「一個穿着短衣服的人」；短句一個「用」字，長句便拉成「拿着」；短句一個「棒」字，長句便拉成「一柄掃帚」；短句一個「打」字，長句便拉成「用力打」；短句一個「狗」字，長句便拉成「一隻嘴裏銜着肉的黃狗」；其實這個長句底意思，也不過是「人拿掃帚打狗」六個較大的字呀！」

「那位小朋友不待我底解釋，已經明白了怎樣用寬緊帶去打破讀長句的困難。我拍拍他底肩，對他說：『孩子，你真聰明！』」

「但是我還不明白長句有什麼作用呢。」他說着，臉上露出還不十分充足的神氣。

「我把當時解下來的寬緊帶套上了腿，就對他說：

「『長句自有長句底好處。譬如像「他用棒打狗」這句話，告訴我們的意義很是簡單，「他」是那樣的^人他怎樣打狗？他爲什麼打狗？這個句子裏都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像「一個穿着短衣服的人拿着一柄掃帚用力打一隻嘴裏銜着肉^的黃狗」這一句，這些問題就都有了回答。我們讀第一句，所得的印象很淡，如果讀了第二句，腦裏就活畫出一幅一隻黃狗偷了一塊肉，被一個傭人模樣的人捉住了，拿掃帚用力打這隻黃狗的圖畫，所得的印象也就非常深刻。

「我們讀長句的時候，第一先要留心找句子中最重要的詞，例如上面所說的長句，牠最重要的字眼就是「人拿掃帚打狗。」這樣可以捉住全句最重要的意義。然後再仔細看那些修飾「人」「拿」「掃帚」「打」「狗」的詞，於是全句底意義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所以讀長句並非難事，因為句子和寬緊帶一樣，一拉就長；你會看拉長了的寬緊帶底花紋，自然也會看拉長了的文句底意義。」

「這位小朋友聽了我上面一番話，心裏像又轉着一個什麼新念頭。過了一會，他對我說：『文句既然和寬緊帶一樣，那末，我們在自己作文的時候，也可以把句子照這個方法拉長嗎？』」

「我說：『在你感覺所寫的文句不足表示你自己意思的時候，你就可以把牠拉長。譬如你先寫了這樣一句話：

我散步。

接着想：「散步是在池塘旁邊。」你要表明這些意思，就可以把牠拉長一些，變成：
我在池塘旁邊散步。

後來又想：「散步的時候妹妹也在身邊，這一層也要表明。」你又可以把牠拉長一些，變成：

我攥了妹妹的手在池塘旁邊散步。

這樣，句子就被你慢慢拉長了。但是你必須記住：在寫作文章的時候，切不可任意拉長，因為你既然怕讀別人有長句的文章，那末自己有長句的文章，別人也同樣會怕讀的呢。」

「這件事說到這裏，已經完了。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個故事裏底小朋友底姓名，他就是你們的同學周學文。」

鐘聲又響了，梁先生和大家點點頭，退了課。這時候，許多孩子都擁到學文底身邊來，不約而同地問：

「學文，真的有這回事嗎？」

【讀後作業】

(一) 把下列各句儘量拉長：

1 爸爸回來了。

2 明兒上街。

3 姐姐拿刀切菜。

4 武松打虎。

(二)把下列各句儘量縮短：

1 他放聲痛哭。

2 我站在梧桐樹下出神。

3 一隻凶惡的狗對着「化子」狂叫。

4 他飛也似的跑去，用棉被撲滅了火。

5 明兒的爸爸舉起一柄發了鏽的鋤頭，用盡了全身的力量，一下子把一條巨大而可怕的毒蛇打死了。

二 菩薩和活佛

——呆的文句和活的文句之比較

「學文，今天梁先生對我們所講的事，聽了真覺有趣，不知道當時的你，起了什麼感想？」散課後，覺明問學文說。

「感想是有的，假使我說了出來，恐怕你會更高興呢！——我當時想，讀書和作文兩件事，實在非常重要，同時我們要在這上面求進步，卻又並不十分容易。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你想要文章作得好，要讀一萬卷書，而且不但是讀，並且要把一萬卷書讀破，這是如何艱巨的工作？雖然這句話裏底『萬卷』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數目，但也足可想見古人『神而明之』的讀書法，是怎樣的『喫力不討好』。去年寒假裏我得到梁先生指示讀長句的方法以後，不瞞你說，我自覺讀書能力的確已進步了不少。因此我覺得，古人的讀書法並不是好方法，我們必須要用像寬緊帶那樣的各種方法，纔能收事

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像寬緊帶那樣的方法，據梁先生說，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他還說：「這樣的方法你們也可以去研究，假使大家都研究起來，當然會有許多的好方法產生的。」

「你和梁先生底話句句都對！」覺明拍手說，「我們何妨來研究研究呢？」

「呸，你不要說得太容易！」學文說，「這件事假使要做，必須聯絡多數興趣相同的同學，大家組織一個研究會來研究，也許還有一些成績研究出來。否則祇憑你一張嘴說『研究研究』，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覺明沈默了好些時候，像在仔細思索學文的話，突然地，他緊握了學文底手，堅決地說：

「好，說做就做！我們大家來發起組織讀寫研究會罷！」

三天以後，周學文和朱覺明發起的讀寫研究會，果然組織成功了。參加的會員很多。他們請梁先生做顧問，規定每半月開會一次，由各會員演講半月內研究的心得，請梁先

生指導批評。

第一次開會，演講的是朱覺明，他說：「今天我底講題是菩薩和活佛。我們學校底近旁有一個城隍廟，廟裏住着不少菩薩。說這些菩薩是『住』在廟裏，實在不配；因為牠們都是沒有生命的東西，泥塑木雕，不會活動一下的。迷信的老太婆也許會向牠們叩頭，但是我有一次爬到那個『城隍』底背上去，騎在牠底肩頭上，發了半天的威，牠也不會生氣。你們想好笑嗎？」

「但是在我們中國，聽說竟也有真的活菩薩，這種活菩薩一般人稱呼做『活佛』，住在我國西藏。我沒有見過活佛，很想有機會親眼見一次，可惜我不能往西藏去。後來梁先生告訴我，他說：『活佛果然是活的，但實在他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說了不少空話，現在我們來說正經罷！」

「在文章裏，有和菩薩一樣的文句，也有和活佛一樣的文句。明白些說，就是有呆的文句和活的文句。這兩種文句，現在先各舉一例，讓大家看看。」

他說着，在黑板上寫了兩句話：

(1) 門前有一條小河，河水是靜止的；可是河岸上的小草，因為有風吹來，卻在搖動。

(2) 門前橫着一條小河，河水默默地躺在那裏；可是河岸上的小草，卻在風下打滾。

接着他說：

「讀了上面兩個例句，我們就可以明白呆的文句和活的文句底分別。在第一句裏，我們讀後的印象，不過像一幅靜物寫生畫，小河哩，河水哩，小草哩，都是一件件的安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讀了，祇覺得眼前的景物安排得非常呆板；但在第二句裏，我們讀後的印象便不同了。打個比方，像是看活動影片。這上面的小河是『橫』着，河水是『躺』着，小草卻在『打滾』！這印象在我們底腦裏是多麼鮮明？多麼活潑？所以我們叫第一句是呆的文句，第二句是活的文句。」

「在一篇文章裏面，如果都是呆的文句，我們讀起來就像數三百尊羅漢一樣，覺得死板板的，生氣毫無；但文章裏若有了活的文句，讀起來就極有興趣了。我們平時歡喜揀文句活的文章讀，就是這個緣故；同時我們又可以想到自己在寫文章的時候，也該努力寫活的文句。」

「現在再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活的文句底寫法：據我底研究，要寫活的文句，並不是難事。只要先把我們所寫的目的物加以深刻的觀察，或者代目的物設身處地的來想一想，然後動筆，事情就成功了。」

覺明說到這裏，重又拿起粉筆，把剛纔在黑板上寫的兩句話，做了幾處記號，變成下面的樣子：

(1) 門前〔有〕一條小河，河水是〔靜止〕的；可是河岸上的小草，因為有風吹來，卻在〔搖動〕。

(2) 門前〔橫〕着一條小河，河水〔默默地躺〕在那裏；可是河岸上的小草，卻在風

下〔打滾〕

「請諸位比較一下上面兩句有括弧的地方，」覺明接下去說：「我們看從『有』字變成『橫』字，從『靜止』變成『默默地躺』，從『搖動』變成『打滾』，無非都是把目的物深刻的觀察和代牠們設身處地考慮底結果。再說得明白些，就是我們把『小河』與『河水』和『小草』都當做了有生命的東西，因此纔寫得出『橫』與『默默地躺』和『打滾』這一類的詞。這種寫法，我現在把他叫做『動』的寫法。『動』的寫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惟有用『動』的寫法，纔能寫出『動』的文句，才能使全篇的文章活潑生動，虎虎有生氣。

「說到這裏，我底話已快完了。——不知道諸位底心裏，以為怎樣？如果諸位認為這幾句話有點道理，我還想諸位做一件事。」

覺明說着，從袋裏拿出一疊紙來，一面分發聽衆，一面說：「這些紙上我印着三段文章，其中的文句都是呆的，請諸位用動的寫法把牠們改成活的文句。改成以後，請諸位交

給我，由我拿去給梁先生看。」

這時覺明向大家行了個禮，就走到自己底座位上去，同時一陣熱烈的掌聲卻響起來了。

覺明演說完了之後，主席就請「讀寫研究會」的顧問梁先生去批評。

「今天是讀寫研究會的第一次集會，想不到朱覺明就有這樣一個響砲準備，真出乎我底意料之外。」

梁先生正要說下去，卻不料小朋友們因為梁先生把覺明底演說比方做響砲，覺得有些滑稽，都「哄」的一聲笑出來。

「請大家不要笑，我說底是正經。別人開會放的禮炮，無論怎樣響，我總覺得不如我們這次開會覺明底演說好。他底演說實在難得，雖然並不長，卻極精采。而且，他這種材料，要不是有一番苦心的研究，是得不到的。我希望從這次覺明底演說之後，下次跟着來的還有更好的演說！」

「你們叫我來批評，我覺得這次覺明底演說實在是無可批評。真的！實在是無可批評！這裏有的，只是幾句補充的話，現在不妨向大家談談：

「要寫活的文句，這句話是不錯的；因為活的文句有吸引讀者的力量。這種寫法，在寫景的時候用處最大。從剛纔覺明所寫的例句，我們就可以明白。不過在別的地方，這種寫法就沒有什麼大用處。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看輕這種寫法；在寫景的時候，如果不用這種寫法，文章是不會好的。這是我要補充的第一點。

「覺明之所謂活的寫法，說得很透澈：他說要把目的物（即景物）作深刻的觀察，並且代目的物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然後動筆，纔能成功。這確是一句經驗之談，你們該牢牢記住。不過觀察景物和代景物設身處地的想，這兩件事不必一定在動筆以前；平時我們看見了景物，即使是不打算把牠寫入文章，也不妨仔細觀察一下，或甚至代牠設身處地的想想，牠是在一個怎樣情況中存在着。這種平素的鍛練，最能增進我們文章的寫作能力，我們要特別注意。這是我要補充的第二點。

「此外還有一點不必要的補充，也無妨談談：就是活的寫法，在修辭學（研究寫作的學問）上叫做擬人法。覺明不知道這個方法的名稱，卻自己定了一個『活的寫法』，實在定得很聰明，並且也足以證明他說的方法是自已研究出來的。這種研究精神，很使我佩服。所謂擬人法，就是把無生命的景物加以人格化，使牠具有一種活動能力的寫法。

「好了。我希望你們以後在寫作的時候，好好的利用這個活的寫法吧。把一尊尊泥塑木雕的呆菩薩，吹進生命的活氣，讓牠都變成活佛，這是一件偉大的事呀！

梁先生說到這裏，恰好主席宣佈集會的時間已經完了。

【讀後作業】

把下列各句改成活的文句：

(1) 一個冬天的晚上，曠場上堆着一個雪人，雪人被月亮照着，白白的，胖胖的，非常可愛。旁邊有一顆老樹，一陣北風吹過，老樹就搖動了一下。

(2) 春天到了，春風在花園裏吹醒了各種花草，花草們都抽出了芽。

(3) 那邊有一條小河，河上有一座木橋。河水流過木橋的橋腳，在那裏打了一個旋，又向前流去。

(4) 一輪明月懸在天空，忽然來了一朵黑雲，把月亮遮住了。月亮被黑雲遮掩了好一會，纔慢慢地從雲裏出來。

三 三個求婚的少年

——文句的變化

時光真快，第一次的讀寫研究會剛開過不久，眨眨眼，又到了第二次集會的日期。這一次研究會的演說人是周學文，大家知道學文平日是一個愛說笑話的同學，猜想他這一次準有什麼有趣的話將逗人開口大笑，因此一到開會的時候，會場裏顯得格外的擁擠，就連不是會員的小朋友，也踴躍地來列席旁聽了。

主席說：「今天開會，到會的人比第一次越發多了。我們主持會務的人，真是說不出的高興。今天是周學文君演說，他準備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說給我們聽，現在就請他來說吧。」

這時周學文就在一陣掌聲裏跳上臺去。他向大家行個禮，就說：

「我今天講的故事，叫做三個求婚的少年。——某處地方，有三個少年：第一個叫龍，

伯通，第二個叫艾班，第三個叫胡比化。這三個少年大家很是要好，常在一塊兒生活。有一天，他們看到一張報紙，上面登着一個啓事，寫着：

徵 婚

我有一個女兒，現在已經長大了，想找一個聰明的少年，把我底女兒嫁給他。願意娶我底女兒的少年們，只要自問是聰明的，都可以來應徵。

地址：中山街六十四號王宅

「這三個少年，一向知道中山街六十四號王宅底女兒容貌很美豔，看了這個啓事，每個人心頭癢癢的，都想去試一試。可是他們誰也不說明自己底心事，各自悄悄地分了手。」

「龍伯通最先到了那裏，王宅的招待人就把他迎接進去。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頭兒，對龍伯通說：『你是來求婚的嗎？』」

「『是的。』他回答。」

「那個老頭兒就給他一枝筆，一張紙，對他說：『我的女兒是要嫁給聰明的少年的，不知道你是否果然聰明，請你做一篇文章給我底女兒看看。』」

「龍伯通接受了紙筆，由剛纔那個招待人領到一間房裏。他把紙展了開來，看見上面寫着一個文題，是：『某月某日的日記。』」

「『只要寫寫日記，那倒容易辦的！』龍伯通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就開始寫了一篇日記……」

「諸位，」學文忽然打斷了故事的情節，向聽衆說：「龍伯通這篇日記，我們大可注意，現在讓我唸給諸位聽聽，請大家批評一下，龍伯通的婚事究竟有把握沒有。他在上面寫着——」

「『做了一個夢，我就醒來了。我昨天疲倦的精神也已經恢復了。向窗外一望，太陽出來了，只聽得雞也叫了，鳥也飛出樹林去了，我也就起牀了。起牀以後，我就穿衣了，着鞋了，洗臉了，刷牙了，喫飯了，到學校裏去求學了。我到學校，時候已經不早了。同學們都在上課了。我走進教室裏去，不留心把門上的玻璃打破了，先生就對我發怒了，我就被先生打了。我被先生打得很痛，哭了。先生見我哭，越發怒了，打也打得越發重了，我痛得連哭也忘記了。（聽衆哄堂大笑）就把手掙脫了，一溜煙逃回家去了。』」

「龍伯通做了這篇日記，還自以爲很好呢，那知道這篇日記給王家底姑娘看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就在他底文章後面批了幾句話，說是：『了字大家，又懶又傻。上學遲到，玻璃開花。先生發怒，怒得可怕，學生被罰，飛逃回家。這個少年，我不要他。』」

「第二個到王家來的，是艾班，也和龍伯通一樣，王家的老頭兒給了他一枝筆，一張紙，叫他寫一篇日記，看他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少年。

「『只要寫寫日記，那不是太容易的事嗎？』艾班這樣一想，覺得這件事有十分把握，

就搔了一下頭皮，不一會就寫成了一篇……」

「諸位，」學文說到這裏，又把故事打斷了：「艾班底日記和龍伯通並不相同，可是我們也大可注意。我現在也把他背了出來，讓大家欣賞欣賞：

「我醒來了，但是眼睛還張不大開，心裏想要起牀，但是身體很懶，四肢像癱癱了一樣。我想我真的癱癱了嗎？但是一用勁，我卻起來了。早飯以後，就想去上學，但是一看壁上的鐘，時候還早。就在家裏玩了一會，聽到敲八點鐘了，我就趕快往學校跑，但是在半路上，我想到今天是星期日，是放假的，就回來了；剛到門口，聽到背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但是沒有人。我以為聽錯了，拔步進門，但是背後又有人哈哈笑了。我從笑聲裏聽出是鄰家孩子的聲音，但是這次我並不回頭睬他；他雖然要和我說話，但是我不睬他，他也沒有辦法。午飯後，想到中山公園去玩，但是天下雨了。妹妹說，下雨不要緊，可以帶傘，穿皮鞋。我想，她的話果然不錯，雖然天下雨，但是我也不怕，就帶了傘，穿了皮鞋去玩中山公園，但是到了公園，一個遊人也沒有，（聽衆大笑）太寂寞了，只好回來。但是悶在家裏很苦，又只好去

睡了一會醒來，妹妹說天晴了，現在可以去玩了。但是這時候天快黑了，誰還高興再去玩。」

「艾班做了這篇日記，以為一定能中王家姑娘底意，不料王家姑娘看了，牙齒咬住了嘴唇，只差沒有笑出來。她在他底文章後面批了這麼幾句話：『但是博士，糊塗顛倒，四肢瘋癱，用勁就好。不知時間，被人調笑。遊園無聊，就去睡覺；一覺醒來，一天過了。這個少年，我也不要。』」

「第三個到王家的是胡比化。也和龍伯通、艾班一樣，王家底老頭兒給了他一枝筆，一張紙，叫他寫一篇日記，看他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少年。

「『他叫我寫日記，那末他的女兒一定是嫁給我的了！』胡比化心裏暗暗得意，拿起筆來，在紙上一陣唸唸，早把一篇日記寫成……」

「同學們，你們大概也很願意知道胡比化這篇日記底內容吧！學文又打斷了故事，向聽衆說，『他這篇日記我也能夠背出來，請諸位仔細聽一聽：』」

「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然後我醒來了。我用手擦擦眼睛，然後起了牀，然後洗臉，喫早飯。喫好早飯，然後背了書包去上學。我出了大門不多遠，遇着一隻惡狗；牠向我叫一聲，然後跑過來咬住我底衣角，我被牠嚇了一跳，想踢開這隻狗，然後逃走。可是我底力氣不及牠底大，被牠圍住了，不能脫身。牠咬破我底衣服，然後再咬破我底書包，然後再咬破我底袴。我嚇極了，然後急得大哭起來。然後看見我底爸爸趕來，用棒把狗打跑了，然後拍拍我底頭說：「好孩子，不要怕，你回去換了衣服，然後去上學。」我聽了爸爸底話，然後揩乾了眼淚，跟他再到家裏換了衣服，然後再去上學。下午放學回來，心裏還記得那隻狗，怕得很，只好不走大路，從小路走。走了一半的路，然後看見一隻牛橫在前面，我想牛是老實的傢伙，一定要牠讓路，然後讓我過去。我大聲喝牠，牠不聽，然後我用拳頭敲牠肚子，牠也不管，然後我拾了石子擊牠底頭，忽然牠發怒了，向我猛衝過來，我敵不過牠底氣力，只好倒退，然後冒了險，仍舊走大路歸家。」

「王家姑娘看了胡比化這篇日記，也是搖頭，在他文章底後面批了這麼幾句話：

『大路遇狗，小路遇牛。然後先生，無路可走。欺善怕惡，實在下流。不敵畜生，多麼可羞！』然後，兒也然後，要想結婚，然後然後！

「我的故事，到這裏已經完了，」學文向聽衆說，「這三位求婚少年，結果都是失敗的，王家底女兒，到現在我說話的時候爲止，還找不到她理想中的聰明少年。我想如果諸位也有心去一試的話，倒不妨也去試試看。不過，爲要達到你們底目的，你們得仔細筆下的文章，她雖然只要你們寫一篇日記，要是你們在這篇日記中，中文句有了毛病，她底眼光卻很銳利，馬上就會把你們底毛病指摘出來的。」

「現在讓我們來丟開故事底情節，研究一下這三位求婚者底文章罷！據王家底女兒在三篇文章後面的批語，龍伯通是一個『了』字大家，艾班是一個『但是』博士，胡比化是一個『然後』先生。她這樣稱呼他們，自然並非佩服他們真個了不得，無非諷刺他們底文章是弄不通的，是呆板的，是無變化的。龍伯通的文章，重重疊疊地用『了』字；艾班的文章，重重疊疊地用『但是』；而胡比化卻常用『然後』。我們知道文句如果沒

有變化，我們讀起來就有一種不快的感覺。活潑的文章，牠的文句一定沒有這種毛病。現在三位求婚者的文章，我都已油印起來，要分發給諸位；請諸位拿去之後，仔細的替他們改一改，醫好各篇的毛病。改成後，請交給本會的顧問梁先生。」

學文說完了，向大家擺一擺手，就下了臺，大家都拍手贊成他說得好。

最後，主席請梁先生上臺來批評。梁先生說：

「今天學文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精美的傑作。他在故事中包含文句的研究，如果沒有一番苦心的計劃，是說不出來的。這裏我要替他補充的，是呆板的文句，不一定用『了』『但是』或『然後』有許多文章，儘有用什麼『於是』『不久』以及什麼什麼，連篇到底，犯了和這三位求婚者同樣的毛病。這一點要請大家注意。」

【讀後作業】

修改下面的文句：

(1) 因為近來的天氣還很冷，所以我底身上還穿着棉袍；但是因為棉袍是很重的，走起路來，做起事情來，都

很不方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終於把棉袍脫去了。

(2) 自從哥哥死了之後，我每天很不快樂。後來媽媽生了一個弟弟，自從我有了弟弟，我又快樂了。後來弟弟又死了，自從弟弟死了之後，我更不快樂了。

(3) 不知怎樣一來，那隻狗發怒了。那時，我恐怕牠要咬我，就逃了開去。一會兒，那隻狗搖搖尾巴，好像很和善的樣子。那時，我知道牠決不會來咬我，就跑攏去和牠玩。

(4) 他從袋裏摸出一塊糖來給我喫，又從袋裏摸出一個小球來給我玩，又從袋裏摸出一張圖畫來給我瞧。

四 急驚風與慢郎中

——文句的緩寫法和急寫法

學文和覺明組織了讀寫研究會以後，參加的會員因為都肯努力研究，不到一月，無論閱讀能力或寫作能力，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因此梁先生對於這些會員，也時時點頭稱贊，說他們都是好孩子。

許多沒有加入讀寫研究會的同學，聽說那個會辦得很好，大家都搶先去加入；好像誰不去加入，誰就錯過了喫糖的機會一樣。這麼一來，讀寫研究會的會員數，就很快的從七八人增加到四五十人。

參加的新會員，一部份是五年級的同學，其中有一個名叫錢文華的，雖然年歲很小（他還祇有十二歲呢），卻非常聰明，而且又肯非常努力地研究，因此他的進步也非常快。到了第三次讀寫研究會開會的前一天，各會員就公推他去演說。

第二天開會的時候，錢文華早把演說的材料預備妥當，不待大家催促，就毫不躊躇地上了臺。他先在講臺後方的黑板上寫了幾個大字：「急驚風與慢郎中。」

「諸位同學，錢文華開始說，「你們想都已知道『急驚風碰著慢郎中』這句俗語的意思吧？在這句俗語裏，『急』字和『慢』字是對照得很巧妙的，假使小孩子所患的病是急驚風，而請來的醫生恰好是個慢郎中，那末這個孩子的父母一定要搖頭着急，這是當然的事。」

「現在我們來說正經：——在文句裏，也有和急驚風與慢郎中同樣的情形，研究起來，很是有趣。請大家看我來舉例。」

錢文華說到這裏，又在黑板上寫了這麼二句：

(1)「父親病重，弟弟來了電報，我得趕快回去，你們的功課，我請徐先生代我教。」先生底臉色立刻變成灰白，丟了電報，雙手捧着頭說。

(2)先生的臉色立刻變成灰白了，丟了電報，雙手捧着頭說：「父親病重，弟弟來

了電報，我得趕快回去，你們的功課我請徐先生代我教。」

「現在請大家比較一下，」錢文華接下來說，「上面兩句話，說的同是先生接電報以後的情形，但因為寫法不同，我們讀後的感覺就有緩急之分。這因為第一例是緩寫法，第二例是急寫法。其中先生臉色的改變是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把弛放在談話的前面；使別人讀了，情緒也會立刻跟着緊張起來。急寫法就照這樣辦，緩寫法卻反把先生的談話放在臉色改變的前面。」

「原來文句之須緩寫還是須急寫，是應該隨事情的性質來決定的。有許多事情底性質並不緊急，當然應該緩寫；但像上面那樣所說的事，卻必須用急寫法，纔能發揮出文章底能力。如果也用緩寫法，別人讀了，情緒就不會緊張了。那樣的文章當然不是好文章。從前的讀書人，在路上遇了大雨，還是斯斯文文地走。有人問他爲什麼不拉起長衫奔跑，他就回答說是『寧可溼衣，不可亂步。』像這種不知緩急的呆鳥，做了醫生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慢郎中，寫出來的文章自然也是不會好的……」

大家聽到這裏都忍不住笑了並且暗暗點頭，只見錢文華換了一口氣，又說：

「不過，急寫法雖然有使讀者情緒緊張的效果，卻也不可濫用。從前有一個牧羊人，因為在山中獨個兒牧羊，很是寂寞，他就想出一個說謊的方法，去驚動附近的村民。當他第一次狂喊『狼來了！』的時候，附近的村民聽了果然信以為真，就跑上山去救他，誰知他看見別人上了當，正在那裏拍手狂笑，那裏有什麼狼！這麼一次兩次，村民們因為他常常說謊，以後就不信他的呼喊了。有一天，山上果真來了狼，這時他嚇得魂不附體，又像以前一樣的狂喊起來，可是村民們因為對於他的呼喊已經不肯相信，誰都不再上山去。這個牧羊人，終於和他所放的羊一樣，填飽了狼的肚子。在文章裏，如果濫用了急寫法，牠底結果也就和那個牧羊人相似，會失去讀者底信仰的。」

「現在，讓我們再來細究一下緩寫和急寫的方法。」錢文華一面說，一面又在黑板上寫了四句：

(3) 半夜裏，我在夢中正和弟弟玩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一片鑼聲響，驚破了我底

夢。醒來一聽鑼聲在前街，原來是前街失了火。

(4) 半夜裏，忽然一片鑼聲響，驚破了我的夢。(當時我在夢中正和弟弟玩得很高興)醒來一聽，鑼聲在前街，原來是前街失了火。

(5) 武松見了虎，叫聲「啊呀！」一翻身到青石的旁邊，等虎撲過來。

(6) 「啊呀！」武松見了虎，大叫一聲，一翻身到青石的旁邊，等虎撲過來。

「這上面第四、第六例是急寫法，第三、第五例是緩寫法。我們由觀察各個例句底結果，知道緩寫法只是平鋪直敘；至於急寫法，卻往往前語與後語倒置，以便把最重要的一部分調到前面去。例如第四例的鑼聲，第六例「啊呀！」的呼聲，本來在「做夢」和「武松見虎」後面，這是平鋪直敘的寫法，也就是緩寫法。但是爲了鑼聲和「啊呀」的呼聲很重要，就都把牠們移到前面去。這樣一來，雖然破壞了有層次有先後平鋪直敘的規則，可是文章的能力卻格外發揮出來了。

「以上是我對於緩寫法和急寫法研究所得的報告。我底能力很薄弱，說話又不擅

長這一次的演說當然是失敗的，請大家原諒，並且請大家和梁先生批評指教！」

錢文華說完了，好像覺得很慚愧的樣子，匆匆地向大家行了禮，就下臺來。可是大家卻並不吝惜各人的掌聲，像春雷一樣的震碎了整個會場的空氣。

末了，梁先生對大家說：「你們的讀寫研究會的確越來越精采了，今天錢文華的演說，不但是你們聽了得益，連我也得了不少啓發。錢文華是五年級的同學，已經有這樣精采的演說，實在是我所意料不到的。現在，我也有一些意見，不妨和大家談談：

「請大家看錢文華所舉的第一、第二兩例：這兩個例句，都包含着談話。本來文章裏有談話的地方，通常都是先寫「某人說」，再接寫某人所說的話。但是你們一定已經看到過有許多文章裏面，卻像第一例那樣寫法的：把「某人說」寫在某人所說的話的下面。那樣的寫法，原也未嘗不可；尤其在對話的時候，更能逼真實際的情形。不過到了須用急寫法時，如果所說的話不能顯出緊急的情形，就不應該放在前面了。再看第六例，因為正如錢文華所說，其中「啊呀」的呼聲很重要，所以要放在前面。總之，是「某人說」

應放在前面，還是某人說的話應放在前面，這件事和文句內容的緩急大有關係，這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讀後作業】

- (1) 找尋別的書裏緩寫法文句和急寫法文句的例子。
- (2) 自己想一件性質緊急的事情，先用緩寫法寫，再用急寫法寫，寫了以後互相比較。

五 疖積糖

——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聽說今天晚上，讀寫研究會又要開會了。」

「怎麼，今天晚上又要開會？會章上不是規定着每半月開大會一次麼？那末這個月豈不是開三次了？」

「不錯，可是我剛纔看到的佈告是這麼說的，今天晚上是例外的會，由梁先生召集，他要對我們演說呢！」

「呵呵！原來是梁先生演說，那末今晚非到會不可！」

「是呀，我今晚本來想跟爸爸去看戲，現在我也決定不去看戲了呢。」

晚上，會場靜悄悄地坐着四五十人。

呀的一聲，會場的右首角門開了，笑容滿面的梁先生立刻就現在大家的眼前，大家站起來向梁先生致敬。

「請坐，」梁先生說：「我今晚請大家來，要請大家喫一塊糖，當做這學期給你們的第二件贈品。」

大家瞪住了兩只眼睛，喉嚨裏忍不住嚥了一口水。

「請大家不要誤會，」梁先生又接着說下去：「說是梁先生慣會哄人，我真的要請大家喫糖——這塊糖叫做疳積糖。」

「我想你們一定有許多入喫過這種疳積糖。疳積糖的滋味不是很甜麼？但是疳積糖的好處，還不僅是甜，牠還有一個大功用，這功用就是能治小孩子底病。」

「小孩子最歡喜喫閒食，閒食多喫了，就難爲肚子；胖胖的，硬硬的，像一個大西瓜。這樣的肚子，當然是出了毛病啦！這個毛病就叫疳積病。有疳積病的小孩子，都是面黃肌瘦，愛哭，不討人歡喜。會醫治這個病，就要喫疳積糖。」

「諸位小朋友也許會說，梁先生要給我們喫瘡積糖，難道我們個個都生了瘡積病嗎？不，你們底肚子裏是不是個個都生瘡積病，我不知道，這件事我們改日請校醫周先生來檢查。我現在要說的，是你們有幾個人的腦筋裏都生了瘡積病。」

「自從你們組織了讀寫研究會以後，你們對於看書這件事真是起勁，但是你們有幾個人太性急了，把書像開食那樣的拚命亂喫，不管文章裏底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就囫圇吞下，以致吞進了沒有消化，生了瘡積病。」

「他們生瘡積病我怎樣知道的呢？你們不是要奇怪嗎？告訴你們：我是從他們最近所寫的文章裏看出來的。」

梁先生說着，從剛纔拿來的一疊作文簿裏抽出一本，提高了嗓子讀着。

「這天竹賢到我家裏來旅途，對於久別的老朋友，相見時大家都無限的感激，這怨恨牽了於韶華的快走了。我們的不知不覺究竟過了數多年了，這多年中，彼此都被他太惡的危機，社會的生命，付盡了前程，頭上都受了雪白地鬚毛生滿了。」

梁先生把這節文章讀得很慢，讀了一遍，還恐怕我們聽不懂，又把牠很快的抄在黑板上。

「這一節文章，大家看得懂嗎？牠的意思，據我推測起來，大概是說二個朋友久別重逢，彼此從談話中說起各人別後在社會上奮鬥的經過。但這些意思，原來很可以用明白的文句寫出來的；這位小朋友因為要『掉文』而所掉的文卻都是在腦裏沒有消化過的東西，結果弄得讀這篇文章的人，莫名其妙。」

「當然囉，這位小朋友是生了疴積病了。我看了他這篇文章，就可以決定他讀書一定很起勁，否則他是會掉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句的。可惜他讀書的時候太不仔細咀嚼每個詞的意思，生吞活剝的裝了一腦袋，到了寫文章的時候，就又把牠搬到自己文章上。」

「在他筆下所運用的詞，都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瞭的，或者甚至於說他完全不懂，也無不可。既然是連自己也不懂的詞，怎麼可以隨便拿來應用呢？若說這樣做出來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末做文章真是太容易的事了！」

七八十雙的眼睛瞅着梁先生的面孔，大家似乎覺得梁先生有些生氣的樣子，忽然梁先生笑了一笑，接下去向大家說：

「在這位小朋友的文章上，滿紙都是不消化的詞的堆積，看了的確使我生氣；但是過後我卻不生氣了，因為我去看看另外幾個小朋友的文章，也都和他一樣；不用說，這疳積病是你們普遍的病症，我那裏可以獨怪他一個人呢？我現在非但不怪他，並且對於他們讀書的努力，也着實佩服；現在他們的病，不過是一時的現象，假使經過我一次提醒和指導，預料一定會像喫了一塊疳積糖一般，可以立刻痊愈的。並且，你們中間雖然也有不患這種病的，但也有患這種病的可能。因此我要請大家都喫這塊疳積糖。

「這塊疳積糖，就是這樣幾句話：『作。文。時。所。用。的。詞。必。須。要。自。己。澈。底。了。解。如。果。自。己。不。了。解。寧。可。不。用。』這。句。話。你。們。聽。到。了。嗎？」

「聽到了！全場的會員回答着。」

「好，」梁先生點點頭，又說下去：「現在我們再回過來看剛纔那位小朋友的一節

文章。在他這一節文章裏，他用了『旅途』與『感激』與『危機』與『生命』與『前程』與『牽』與『數』與『付』

『受』等等的詞，而這許多的詞他自己因為沒有懂得，所以用得極不適當。此外雪白的鬚毛一句太不近人情；『韶華』可以改光陰，也是不必要的做作；而『這怨恨牽了於韶華的快走了』這句話根本是不通。你們想，我們平時在說話的時候，會說出這樣句子來的嗎！其實說話的時候顛顛倒倒的說還不要緊，因為別人可以當面問他一個明白；惟有作文卻更須比說話小心，因為在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時，要想問他，他也許不在要問的人的身邊啊！

【讀後作業】

回答下列的問題：

(1) 爲什麼書上讀過的詞，自己沒有澈底明白，在作文的時候不能用？

(2) 既然自己沒有澈底明瞭的詞不能用在自己的文章裏，我們是否就永遠不用牠？還是應該設法澈底明

瞭牠，用牠？（說出你的理由）

- (3) 我們不明瞭的詞，是否就是自己腦裏根本沒有這個詞所具有的意思？
- (4) 說出文章和說話在性質上的異同。

六一 再看和一比再比

——讀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讀寫研究會的會務，由於各會員的努力，梁先生的隨時指導，近來有了更驚人的發展。會員的數目，也已從四五十人突增至七八十人，差不多五、六兩年級的同學，全體都成了讀寫研究會的會員。

本來，讀寫研究會的組織是很簡單的，現在會員數這樣增多，使原有少數的負責人（覺明和學文等）感到：如果不把這個組織擴大一下，恐怕會務的發展將與實際的成績不能並進，因此，覺明他們便決意召集了一個臨時大會，來解決這個問題。

臨時大會開會的結果，讀寫研究會就正式宣布擴大了組織。在大會裏，全體投票選出了五個執行委員：周學文、朱覺明、六年級的女生林文英和五年級的徐寬、錢文華。又通過了新訂的會章，規定除每半月開例會一次外，每二月出會刊一期，以便各會員用文字

發表研究的心得。此外又規定各會員每星期須填寫請寫研究報告表一張，交給執行委員，由執行委員匯集送交梁先生和五年級的主任胡先生批閱。

這幾個執行委員，辦事真是熱心！他們第一件努力進行的事，就是籌備出版第一期的會刊。五個人分工合作，有的徵稿，有的集稿請梁胡二先生改稿，有的把稿騰寫在蠟紙上，有的油印，有的摺釘成冊，不到一星期，便把第一期會刊出版了。

這一期會刊除了一篇短短的發刊詞外，第二篇就是覺明的一段日記，上面寫着：

自從那天晚上梁先生給我們喫了疳積糖之後，我就覺得讀書和作文，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正因為牠的不容易，我卻對牠發生了更大的興趣。

梁先生的談話，引起我一種新的感觸：這感觸就是讀書要想能體會牠的真正意義，作文要想能表達真正的思想和感情，對於「詞」的性質，非透底明瞭不可。

我平時對於每個詞只求明白就算了，牠的性質，談不到有透底的明瞭。今天想想，覺

得這件事非常要緊。假使不能把牠們透底明瞭，那末寫出來的文章就決不會好，豈不又要喫梁先生的瘡積糖？

現在不妨把我認識的詞，舉幾個出來，並附舉幾個相似的詞，來作一個比較，看我對於牠們了解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用途——和「用處」的意思差不多，與「用法」便不同了。「用途」是說某種東西在哪方面用得着，「用法」是說某種東西的使用方法。例如毛筆的「用途」有寫字描圖等等，牠的「用法」是右手手指分別夾住筆桿，運用手腕的力使筆尖在紙上移動。

現象——是說表現在外部的樣子，與「景象」不同。「現象」是動的，「景象」是靜的；與「氣象」也不同，「氣象」似乎比現象更含有動的意味。

實驗——是說實地試驗。與「實施」「實行」不同，與「測驗」「試驗」也不同。「實施」「實行」是說一件事或一種計劃的進行，沒有「驗」字的意義。「測驗」「試驗」是說對於一件事情的推測和嘗試，「實」字的意義不很濃重。

檢查——是對於某事物的檢點調查，比單說「調查」切實。與「檢舉」不同，「檢舉」是指檢點而後選出，檢查並不選出什麼。

要想把一個詞的性質透底明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詞」像「人」一樣，我們認識牠，猶之乎和別人做朋友，必須了解朋友的性情，這件事是多麼難呵！但是仔細想來，卻又不難。我們在一朝一夕之中要明瞭牠，固然不容易，但是日子久，接觸一多，自然能逐漸明白。譬如交朋友，和這位朋友相處久了，難道還會不知道他的性情和脾氣嗎？

可是，這樣說又似乎太容易了。假使對於一個詞，在每次讀到牠用到牠的時候，都不加思索，不加體會，不加推敲，讓牠過去，那末這個詞的性質，恐怕一輩子也不會明瞭的。我們每次和牠接觸的時候，必須一看再看，又必須把牠與別的相似的詞一比再比，然後對於牠的了解，方纔能夠深入。

所謂一看再看，包括「體會」「思索」和「推敲」三項，這三項工夫，都着重在詞的內容、意義上。至於詞的外形，詞的寫法，固然應該注意，但在這裏可以不必說起。

譬如我於「黃昏」這一個詞，我起初在字典上查到的解釋，大概只是說「日落的時候」，這個解釋，固然不能算錯，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對於這個詞的印象，卻並不這樣簡單。當我一看看到這個詞的時候，立刻會聯想到映在窗外的燈光，和映在燈光裏人體的黑影，似乎這些黑影是一個家族，他們在燈光下有的做着女紅，有的溫習功課，有的在圍爐談笑，說不定還有一個最小的弟弟伏在他媽媽的膝上磕睡着呢！這種印象，我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得來的，大概說來，總不外「體會」與「思索」和「推敲」吧。自然我不敢因此就說對於「黃昏」一詞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自信比以前是了解得深入些了。

不過有許多詞，單就牠的本身去體會、思索、推敲，還是不能深入了解的。要深入了解，就必須像前面所說那樣，把牠與別的相似的詞一比再比，比較這一個詞與別一個詞在意義上有什麼出入。這樣的例子，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裏不必再舉。有人主張這種工夫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卻以為非常要緊；因為不把詞底意義透底明白，無論在閱讀上寫作上，都很不利；在閱讀的時候不能真切的體會到文章的意義，在寫作上，尤容易發生許多

錯誤。例如：

「爸爸！請你放心，你兒子這一生沒報答了你養育之恩，現在所能安慰你的，惟有盡力來維持家事！」

如果把上句中的詞換上幾個相似的詞，成爲左面的樣子：

「爸爸！請你放心，你兒子這一生沒報告了你養育之恩，現在所能快慰你的，惟有盡力來把持家事！」

於是，又要喫疍積糖了。後一句的話與前一句也無非只差幾個詞，而且相差也似乎極微，可是糟就糟在這相差極微的地方。因爲「報告」之與「報答」、「安慰」之與「快慰」、「維持」之與「把持」，意義固然相差很遠，用法也截然不同。「報答」對「恩惠」而說，爸爸的「恩惠」卻不需要兒子向他「報告」；「報答」着重在行動上，而「報告」只是口頭上的「報答」是激發的行爲，「報告」是自發的行爲。至於「安慰」尤不許「快慰」來代替，「快慰你」這是什麼話？因爲「快慰」是自己心裏發生的感覺，而「安

「把持」是別人的企圖。說到「維持」與「把持」更是不同，因為「維持」是好意的，「把持」是有野心的。「維持」的出發點是責任心，而「把持」的動機是慾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句話真不錯呵！

【讀後作業】

下列各句的——處，從句末的括弧內選一個適當的詞填進去：

- (1) 你說現在——底各處都瀰漫了火藥氣息，是什麼意思？(世間)(世界)
- (2) 一個使人——的春天。(快慰)(快感)(快樂)
- (3) 圖書館應該——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築)(建設)
- (4) 這件事我並不——這樣辦。(主張)(主義)(主意)
- (5) 他底衣服雖然是破的，可是很——。(清楚)(清潔)
- (6) 你聽她底歌聲多——啊！(美妙)(美麗)
- (7) 他平時的成績並不好，這一次得了第一，實在是——的。(幸福)(幸運)(優待)
- (8) 呵喚東西的人——是害胃腸病的。(大概)(大都)

(9) 富於——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一定十分悲傷。(熱心)(熱烈)(熱情)

(10) 他常常想出各種——去害別人。(計策)(計劃)

七 矛盾和隔膜

——再續單詞的理解和應用

在第一期的讀寫研究會會刊上，接着覺明的一頁日記而登載的，是一段對話。這一段對話的來歷是這樣的：

那一天，覺明的日記簿放在書桌上，被學文看見了。學文讀了那一段「一看再看和一比再比」的文章，覺得很有道理，就呆呆的想了一會兒，去找覺明。

他在運動場的一隅找到了覺明，覺明這時候正坐在大樹下看小說，看見學文來了，兩個人就互打了招呼，談了起來。

讀 和 寫

當他們兩個笑着互相招呼的時候，卻被操場另一隅的徐寬看到了；他當初以為他們兩個談的是祕密話，就悄悄的蹣腳過去，隱身在大樹背後，偷聽着。誰知學文和覺明談的，是關於讀寫方面的事。這時候，他真佩服學文和覺明的研究精神，就改變了自己底態

度，從袋裏摸出一本筆記簿，一面聽他們的談話，一面就記了下來。後來學文向他去徵稿，他就把那篇談話交給學文，倒使學文喫了一驚。從此以後，徐寬就得了一個福爾摩斯的綽號。那篇談話是這麼刊載着：

學文： 昨天在你的日記裏不是寫着一篇對於詞的見解嗎？

覺明： 是呀，你看了我的日記，有什麼意見？

學文： 你的意見我很佩服，一看再看，一比再比，對於詞的認識，除了用這樣的方法，恐怕再沒有別的好方法了。

覺明： 你說得太客氣哩！我想我這個方法，雖然是從實際上體會得來，但不見得就是最好的方法吧！

學文： 也許還有別的好方法，但我可不知道——不過，我看了你的日記之後，心裏卻另有一點意思，現在可以把我的意思和你討論一下嗎？

覺明： 好極了，你有什麼好主張，請你就說出來吧。

學文：說是當然會說出來的，可是，唔，我現在可不是和你開玩笑，請你不要誤會。

覺明：我知道你平時雖然愛說笑話，但遇到正經的事，你底態度就會改成正經的。

學文：那麼得啦！——我底意思，以為在寫作的時候除了明白詞的意義之外，還要注意到一件事。

覺明：唔，還要注意到一件事！什麼事呢？

學文：就是注意在一句底文章裏面，不要用兩個性質互相矛盾的詞。

覺明：這樣的事，不是不會有的嗎？

學文：不會有？我剛才還讀到一句呢，叫做「一面做事，一面休息。」

覺明：哈哈！你又說笑話了！不過這樣的文句的確有誤寫的可能的。

學文：我那裏是說笑話。這種矛盾的句子的確隨處可以遇到；就是我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一不留心，也會犯同樣的毛病。

覺明：你的話確是實在情形。像「一面做事，一面休息」這樣矛盾的句子，是由於牠的

學文：

本身好笑。現在我也想到了些矛盾的句子，譬如說：「洶湧的波濤裏帆船很快的向前行駛着，」仔細想來不是也矛盾得好笑嗎？

是呀，還有哩！什麼「皎潔的明月襯着璀璨的星光，」什麼「在黑暗中看見了一塊石頭，」不都是矛盾的文句嗎？

覺明：

假使我們把牠們分起類來，那麼像「一面做事，一面休息」可以說是時間的矛盾，「洶湧的波濤裏帆船很快的向前行駛着」是空間的矛盾，「皎潔的明月襯着璀璨的星光」和「在黑暗中看見了一塊石頭」是自然現象的矛盾，同時也可說是空間的矛盾。其他矛盾的文句，不知道還有多少哩！

學文：

不過，有一種文句，看去好像是矛盾的，實際另有牠的作用，我們卻不能把牠一概看待的。例如「高高的矮凳」與「長長的短袴」之類，因為前者是極寫矮凳的高，後者是極寫短袴的長，都是不能算矛盾的。

覺明：

是的，這句話也有理。我們不妨把這一類的句子當作例外。因為如「淒涼的微笑」

學文：「不禁又悲又喜」都另有牠的作用，自有存在的價值，我們不能混在一起說的。而且我還想到一點，就是在一句文句裏，只要在寫作時稍稍留心，矛盾倒還容易

避免；有時候在一節文章裏，不知不覺的前後起了矛盾，這纔不易發覺呢。

覺明：在一節裏，怎麼也會有矛盾呢？——

學文：怎麼沒有？在一節裏前面的意義在說春天，後面的意思卻在說秋天，不就是起了

矛盾嗎？這樣的例記着麻煩，所以我一時舉不出來。

覺明：是的，你的話不錯。這樣的矛盾的確也有，既然牠不易發覺，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不

是更要留心嗎？

學文：不但是一節裏面有矛盾，一段一整篇的文章前後起矛盾的，恐怕也不會沒有吧。

覺明：唔，那也是可能的，譬如說題目是少年時代，開頭寫的固然是關於少年時代的話，

但是寫了一會，筆頭一滑，寫到老年時代上去了，這樣一來，不是就起了矛盾嗎？

學文：哈哈，那麼豈止是文章本身會起矛盾，就是題目也會發生矛盾哩。

覺明：

題目本身的矛盾，不就是文句的矛盾嗎？

學文：

不，我現在纔要說個笑話給你聽：我說的題目本身的矛盾，和你的意思略有差異，我要說的是題外的話。我曾經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過，說是有位教師，叫小學三年生作文，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我的兒童時代的回憶。」你想，這不是題目本身的矛盾嗎？

覺明：

哈哈，要這樣年幼的人回憶兒童時代，這纔好笑啊！

學文：

在文章裏寫了矛盾的文句，一整篇的文章都糟了。

覺明：

是的，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的確要十分留意矛盾的文句。不過除了矛盾的文句，我現在卻想到另一種文句，雖然在意義上並不矛盾，但是也同樣的要不得。

學文：

這是那一類的文句呢？

覺明：

譬如說：「寂寞的快樂，」寂寞和快樂雖然並不矛盾，但把牠們連在一起，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快樂有什麼寂寞不寂寞呢？

學文：「你這個例舉得的確有趣，我也想到一句類似的句子，叫做什麼「無聊的悲傷，」

是最近在一篇文章裏讀到的。牠的性質不是和你說的那句很相近嗎？

覺明：

對呀，這一類文句，你說牠矛盾，牠卻並不矛盾，你說牠對，卻又令人摸不着頭緒，我們可以叫牠做「隔膜的文句」，因為在這樣的文句裏，前語後語的意義是隔膜的，不是嗎？

學文：

不錯，說牠是「隔膜的文句」，真是再確切也沒有了。

覺明：

我想：不論是矛盾的文句也好，隔膜的文句也好，牠們之所以會造成這樣莫明其妙的文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不懂詞的意義，因為不懂詞的意義，而又隨便胡亂湊在一起，於是纔鬧出這個笑話來了。

【讀後作業】

重讀荷蓀糖一節，把梁先生的談話和本節的談話互相印證。

八 大腦便便

——話癡的吸收

下面是讀寫研究會刊載的第三篇文章，是學文日記的一段：

今天和覺明的談話，覺得很有興趣。對呀，一個文句裏用了互相矛盾的兩個詞，固然要不得；就是用了兩個互相隔膜的詞，也就不能表現文句的意義，我們在作文的時候，這兩點確是最該注意的！

但是這二個毛病要避免卻也不容易。譬如我要寫一句文句，想說明某人的談話是很滑稽的，但是他說底話又並不下流，如果我寫出來是這樣的一句：

「他說的話正經而滑稽。」

這樣，一定會弄得看的人莫明其妙吧？既然正經，就不能滑稽，既然滑稽，就不能正經；

大家總是這樣想，我若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就不免犯了矛盾的毛病。其實我心裏要說的，原也並不和所寫的字面一樣，不過我的意思，卻只能用這兩個字來表示，結果纔鬧了笑話。今天下午我把這個文句拿去給梁先生看，並且說明我的意思，梁先生笑着對我說：

「你的意思用這二個詞來表示，果然不很妥當，我想還是改做這樣好：

「他說的話很幽默」或者說「他說的話富有談諧的風趣。」」

我快樂得跳了起來！因為梁先生的改法，和我心裏的意思恰恰相合！

當時我恍然大悟，知道我犯矛盾的毛病，牠的原因是在自己腦裏「詞」的貯藏太貧乏。假如我早知道「幽默」或「談諧的風趣」這些詞，豈不就能自造好的文句嗎？

仔細一想，不單是矛盾的文句如此，就是隔膜的文句，牠的原因也在於腦裏「詞」的貯藏太貧乏呀！

我想要避免這二個毛病，唯一的方法，是使自己的腦裏充實起來，平時在讀書的時候，儘量把詞吸收進去，那末，到了作文的時候，就不至於喫苦了。

梁先生說：「我們說商人的肚子很大，是大腹便便，這句話正可以換一個字變成『大
腦便便』來說作文作得好的人。因為他們大腦便便，所以造句用詞不愁貧乏，有什麼意
思，寫什麼詞，從腦裏揀出最適切的詞來寫。從前福羅貝爾對他的學生莫泊桑說：『某種
情景，祇有某個詞是最適切的，你要揀最適切的詞來造你底文句。』那末，假使是一個小
頭小腦的人，平時貯藏的詞非常的少，他那裏能夠辦得到呢？」

梁先生這幾句話，真不錯！我們要作文作好，非先使自己「大腦便便」不可！

不過，我寫到這裏，又想起梁先生以前給我們喫的疳積糖了。我們要想作文作好，
非使自己「大腦便便」不可，這句話固然不錯；但當我們在努力充實自己腦袋的時候，
還應該把腦袋裏吸取進去的詞澈底明瞭。要不然，就豈非患了疳積病！

【讀後作業】

- (1) 儘量寫出你所澈底明瞭的關於情感方面的詞。(如「快樂」「悲哀」等) 再把這些詞組織成功文句。
- (2) 想想看：你有那些思想、感情不能用你已知的詞來表現的？

九 姐姐的惡作劇

——接尾語的用法比較

過了幾天，又到了讀寫研究會開會的日子。這一次因為會員數目驟然增加，原來六年級教室的會場不夠容納，改在禮堂裏舉行。

鈴聲響了，七八十個會員爭先恐後的走到禮堂裏去。

「聽說這一次演說的是你？」

「是呀，這是執行委員會決定的呢。我很擔心，因為我底能力實在太小了。」

「不用謙虛，林文英，我知道你一定已有相當的準備。」

「準備是有的，可是祇有一些兒。而且這一些兒的意思，我還沒有想出應該用那幾句適當的話來開端呢。」

林文英進了會場，和剛纔談話的秦蓮香坐在一起。這時候，林文英皺着眉，似乎在想

什麼心事。

許多會員都陸續進來了。主席在講臺上拭淨了黑板，走下來找林文英。

「林文英，你講的是什麼題目？讓我把你底題目先寫到黑板上去，因為有許多人急着要知道呢。」

「我還沒有想定當——」林文英底態度似乎很猶豫；忽然，她底臉上露了笑容：「哦，有了！寫做『姐姐底惡作劇』吧！」

主席已在黑板上寫好了「林文英講：『姐姐底惡作劇』」幾個字，整個的會場頓時靜了下來。這當兒，梁先生恰好出現在會場的一隅。

主席宣布了演說開始之後，林文英就上了臺。

「今天我底講題是『姐姐的惡作劇。』前幾天，我底舊鞋破了，就換上了一雙新鞋子。那裏知道這雙新鞋子做得太小了，穿在腳上，覺得很痛。我底鞋子一向是姐姐做的；姐姐平常對於我鞋子很會穿破這件事，本來很不高興；她常說：『像你這樣的姑娘，應該嫁

給黃包車夫！(全體大笑)可見她對於我底兩隻腳，是怎樣的深惡痛疾了。這一次她故意做了一雙很小的鞋子給我穿，不用說是一種惡作劇。

「想不到姐姐底惡作劇，卻意外的給我一個寫作上的啓發。當時我想：我穿了那雙新鞋子，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無非是那雙新鞋子的大小和我底腳不合適。從這一點上，我不禁聯想到通常在情感激發的文句裏，我們常用一類表示情感激發的詞放在文句底後面，真像我們人穿鞋子一樣，那文句也要穿鞋子的。譬如說：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這句話的末後就加了一啊字，這不是文句也穿了鞋子嗎？」

「而且，文句的鞋子也不能隨便亂穿，穿了不合適的鞋子，整個文句就要像我底大腳穿小鞋子那樣拐起來的。」林文英一面說，一面走到黑板旁邊去，拿起粉筆寫着：

(1) 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

(2) 爸爸在發怒了，你快去(呀！)去(呀！)

(3) 原來是你，我起先還以為是他(呢！)

(4) 大家都說是你幹的，你還要賴(嗎)!

(5) 這麼容易的事，不到一小時，早已做完(哩)!

(6) 這樣的事，要這樣做纔好(哪)!

(7) 草也綠(啦)！花也紅(啦)！春天已經來(啦)!

「像第一句，」林文英接着說，「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我們若把(啊)字的鞋子換了，給了穿上一個(嗎)，變成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嗎)？這還成什麼話？又如第二句：爸爸在發怒了，你快去(呀)！去(呀)！把(呀)字換去，換入(哩)字，變成：爸爸在發怒了，你快去(哩)！去(哩)！這樣的文句也成什麼話？(聽衆大笑)」

「不過這一種錯穿鞋子，固然是很不合適；此外不合適的程度比較差一些的，也。然而不合適還是不合適。例如第一句(啊)字換去，換入(呢)字，變成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呢)！在單獨的一個文句裏，似乎看不出牠的毛病，但在整段的文章裏，這毛病就難以遮掩。譬如林文英說到這裏，拿起粉筆又寫：

正是黃昏的時候，小英走到客廳裏，不提防他底哥哥正做着鬼臉等她來瞧，小英見了，大叫一聲，沒命的逃到房裏去。媽媽問她：「你怎麼這樣大驚小怪的？」小英拍拍自己的胸說：「他做的鬼臉真可怕啊！」

林文英寫完了，又說：「這裏的（啊）字，如果換了（呢）字，說話的人好像並不十分怕那個鬼臉，和整段的文章就不相稱了。」

「我的話說到這裏，已經完了。不知道大家的意見如何？」說到這裏，林文英向大家鞠了一躬，下了臺。臺下一陣拍掌聲。

【讀後作業】

用「呢」「呀」「嗎」「啊」「哩」「哪」「啦」造文句，每一字造一句。

十 哼哈二將

——接頭語的用法比較

禮堂裏坐滿了人，在舉行第五次的讀寫研究會。

這一次演講的，是秦蓮香，她和錢文華、徐寬是同級生。大家底視線都聚集在她一個人身上，見她穿着一套淡藍色的制服，頭髮上戴着一朵白絨花。她的蛋臉兒從天真裏顯出不苟且的神氣，態度也很溫文。只聽得她說：

「諸位大概早已知道哼哈二將是誰吧？可是我，卻還是最近纔知道的。原來我底祖父於上月裏死了，最近我底父親，因為祖母底催迫，到東門永明寺裏去放焰拜懺。父親對於這件事本來不願辦，後來祖母惱了，只得依了她。我呢，也幸虧祖母那一惱，纔有緣到永明寺裏去玩了一次。

「那裏知道我一跨進永明寺底『頭山門』就把我嚇了一大跳，原來山門兩旁，各

站着一尊猙獰可怕的凶神。那兩尊凶神非但形貌可怕，而且大得異乎尋常；我當時幾乎嚇得要喊『救命！』幸得媽媽在身邊，對我說：

「怕什麼！他們是泥塑木雕的菩薩呀！」

「媽媽這句話，真有力氣，她把那兩尊凶神底弱點一語道破，我也就毫不畏懼了。這時候我們已跑了許多路，就在『頭山門』坐下來休息。

「『媽媽，這兩尊菩薩怎麼塑得這樣怕人？』

「他們一個叫『哼』，一個叫『哈』，是封神榜上的兩個凶神。」

「於是，媽媽就告訴我哼哈二將底故事。這個故事，想來大家都已知道，我也不再說了。

「現在我要說的，是哼哈二將底名字。諸位想，他們底名字不是很奇特嗎？哼哈這兩個字，本來表示着談話時兩種不同的態度，『哼』字表示一個人着惱的態度，『哈』字表示一個人快樂的態度，卻不料竟做了這兩個凶神的名字！」

「上次讀寫研究會開會的時候，是林文英講穿新鞋的事，她說文句是要穿鞋子的；我這一次想來講『哼』『哈』這一類的詞，可說是文句戴帽子了。文句不穿鞋子，文句的本身仍能獨立；同樣，有『哼』『哈』這一類詞的文句，如果除去牠所戴的帽子，文句的本身也可以獨立的。不過戴上了帽子，文句的氣勢格外加強了；好像我們人戴了帽子，神氣更足，是一樣的道理。」

秦蓮香說到這裏，就在黑板上舉了兩個例：

(1) (哼) 不給你一些苦喫，你怎會知道我底厲害！

(2) (哈) 想不到你喊我來是請我喫糖！

「文句的帽子，當然不祇『哼』『哈』兩頂；據我所知道，還有以下各種各式的帽子：」

秦蓮香一面說，一面又在黑板上舉了不少的例：

(3) (哦) 原來如此。

(4) (喂) 怎麼啦？

(5) (哎喲!) 痛死啦!

(6) (噁呀!) 想不到你也來了!

(7) (嘻!) 你看他跌了這麼一交!

(8) (噫!) 我底命實在太苦了!

「此外，也許還有許多帽子，可是我還不曾見到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件事，就是文句的帽子和文句的鞋子一樣，不可隨便亂戴。例如把第二例的帽子『哈』戴到第八例上，變成了『哈我的命實在太苦了』這句話不是太滑稽了嗎？」

熱烈的掌聲把秦蓮香擁下了講臺，同時又送上了梁先生。

「在上次林文英演說之後，我本想把文句的帽子提出來和大家談談。當時我轉念一想：既然已有人研究到文句要穿鞋子，那末文句要戴帽子，一定也會有人注意到的。因此我就把談話的念頭打消了。果然！今天秦蓮香就談到這件事，真是使我高興！」

「回想你們自組織讀寫研究會以來，到現在已有二個月半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

裏，你們對於文句和詞的研究，的確有了驚人的進步。現在據我底意見，以爲你們今後的
研究，已可以擺脫『文句』和『詞』這二方面，另外再尋新的對象。因爲『讀書』和『作
文』這二件事的範圍，並不僅止於『文句』和『詞』。你們縱然對於『文句』和『詞』
有了深入的研究，若此外一無研究的心得，你們底讀書能力和寫作能力，仍不會有什麼
增加的。這是我貢獻給大家的意見，希望大家都能接受！

【讀後作業】

用「哼」「哈」「哦」「喂」「哎喲」「噯呀」「嘻」「嗯」造文句，每一詞造一句。

十一 開端和結束

——文章的開端和結束之寫法研究

時光真快，眨眨眼，又是半個月過去了。——讀寫研究會不覺已到了第六次集會的時期。

這一次站在講臺上演說的是徐寬，大家聽他說道：

「在上一次的讀寫研究會裏，梁先生曾經對我們說過：我們研究的對象再不要專門抓住了『文句』和『詞』不放手，應該另闢研究的途徑。前幾天執行委員會裏決定推我來演講，真使我急得要命。因為我非但新途徑沒有找到，就連大家已經研究得極有成績的『文句』和『詞』，在我也還茫無頭緒。我急得無法可想，只好寫信到縣立初級中學的哥哥處去求救。幸虧我底哥哥，昨天來了回信，告訴了我一個講題，並且指示了幾個研究的問題。昨天晚上，我總算費半夜的工夫，把這個講題裏所包含的問題一一解答

出來了。此刻我所講的，就是昨晚所預備的——」

說到這裏，他用手指着黑板上寫着的「開端和結束」五個字。

「諸位！我們知道一篇文章，必定有一個開端，並且也有一個結束的。這『開端』和『結束』兩件事，實在很值得我們來研究一下。現在，且先來說『開端』。」

「關於作文的開端，常有人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並且我還曾聽說有人因為作文開端困難，竟至於不敢動手作文。」

「作文的開端，果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嗎？據我仔細思考的結果，以為這句話可以說是对的，也可以說是錯的。怎麼說是錯的呢？因為無論那個題目，若要『隨隨便便』的開端，是極容易的事，譬如題目是『桃花』，若隨便開端，就可以寫成：」

徐寬一面說，一面在黑板上寫。

(1) 桃花是一種植物……

(2) 桃花很好看……

(3) 桃花是在春天裏開的……

(4) 我們校園裏的桃花開了……

「真是信手拈來，毫不費力。但是這一種開端，和從前讀書人的『桃花者，植物之一種也……』等等都同樣的是一種濫調，當然是不足取的。好的開端，決不是這樣隨隨便便的文句。」

「所以說開端困難這句話，如果不是指這一類的濫調，也就不能算是錯的了。」

「本來，文章是思想和情感的表现，要做一篇文章，先要有思想或情感，纔做得成。若讓別人胡亂出了一個題目，要做出一篇好文章，實在比登天還難，想要有一個好的開端，當然也極困難。梁先生平時教我們作文的時候，總要我們自己出題，也許就是要想解決這個困難。因為我們自己出的題，總比別人出的容易下筆。」

「但是自己出題，有時候開端也很不容易。因為上面說過，作文先要有思想或情感，假如我們思想不集中於自己出的題目，或對自己出的題目沒有情感的時候，縱然這個

題是自己出的，也同別人出的一樣。

「思想和情感，每人都有，但每人在特定的時間內未必都有集中的思想和值得發表的情感。這兩樣東西，在我們的心裏時生時滅，捉摸不定；因此文章不能在特定的時間內做，梁先生要我們每星期繳二篇作文，時間不限，也許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

「總之，作文要隨自己高興。自己高興的時候，也就是思想集中，情感激發的時候；這時候拿起筆來，自然『思潮湧』情不自禁，『會寫出好文章來。什麼開端困難不困難，早已成了不成問題的問題。等到寫好一看，一個很好的開端，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我們寫出了。反過來說，如果心裏不高興，或者在心煩意亂的時候，要勉強作文，猶如強迫一個笨漢學刺繡，無論如何是不討好的。」

「現在我們且撇開『開端』不談，接着來談『結束』吧：關於一篇文章的『結束』我從不曾聽到過那一位同學說有什麼困難，好像這是一件極容易的事。誠然，在我們中國決沒有一個人不會結束他所做的任何事務的；即使有不能結束的時候，好在有一句

口頭禪，叫做『不了了之，』就是把事務中斷，也可以當做一種結束。我們中國人只承認開端難，不承認結束難，差不多已成了普遍的見解，因此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有始無終，就算是**有始有終**，這『終』也終得極勉強，極馬虎，我們作文，也是如此。

「這一點我們必須十分留心。好的文章，牠的結束決不是勉強的，也決不是馬虎的。請看下面的例：」

徐寬說着，又提起粉筆來寫。

(1) 雞告訴我們天地的覺醒，但牠所告訴的並不一定是光明，雞的第一次開聲，是在夜裏最黑暗的時候。

雞是在最黑暗的時候叫的，雞是在最黑暗的時候叫的！

(2) 我在半夜裏醒來了，窗外有蟲聲叫着，低低地顫動地叫着；仔細一聽，原來就是每夜叫的那個蟲。

我不知在甚麼時候哭了，低低地顫動地哭了。忽而知道這哭的不是我，仍是那個。

蟲。

「請大家細細的玩味上面二例中結束的文句。牠們的結束多麼有力啊！

「所以。我。以。為。大。家。不。應。該。輕。視。結。束。一。篇。文。章。結。束。得。好。不。但。文。章。底。本。身。十。分。完。整。而。且。使。人。讀。了。回。味。無。窮。像。上。面。的。二。個。例。子。都。是。最。好。的。結。束。法。

「文章結束得好，牠的好處還不止這一點。有時候文章底全部並不怎樣出色，可是因爲結束有力，全篇的文章都會被結束振作起來的，請看下面的例：」

徐寬說着又寫：

我正坐在樓上讀書，忽然一個蚊子來到我底腳下，被牠一刺，喫了一驚。覺得很難忍，急急去拍時，已經飛去了。過了一會，牠仍舊飛近我底身邊來，嗡嗡地叫。我靜靜的等牠回到原處，低頭看去，只見牠伸直了脚，用口管刺進我底皮膚，兩翼向上，好像在那裏用着全副精神似的。我拍死了牠。那手上黏溼了的血液，使我感到一種復仇的愉快。

「上面這個例子，除去結束那句『那手上黏溼了的血液，使我感到一種復仇的愉

快』的話外，差不多全是沉悶的敘述。假使沒有這句結束，這樣的文章，就應該放到字紙簍中去，但是這句結束實在有力，幸虧有這句結束，纔將這篇文章挽回過來，不但挽回過來，並且因為結束得好，似乎這些沉悶的敘述也變成必要的了。

「我記得我以前所作的文章，結束常用『後來怎樣怎樣了』一類的文句，幾乎成了一種公式。現在，我覺得這一類的結束法，應該努力設法避免，另外創造新的結束法。

「所謂新的結束法，就是『力』的結束法。至於怎樣纔算有『力』，這要看全篇文章如何來決定，只好由自己臨時斟酌下筆，不能由旁人告訴的。因為旁人若可以告訴，那末告訴的句法早已成了濫調，不堪應用的了。」

徐寬演說完了，有一個身材矮小的會員跳到講臺上去，大家一看，原來是六年級的李若愚。只聽他說：

「今天徐寬君的演說，聽了真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因為他所說的，正是我平時解決不了的難題。雖然他並沒有具體而微地告訴我作文的開端該怎樣寫，結束該怎樣寫

（因為這原沒有一定的公式，但是他已經說出了解決這兩個難題的途徑。尤其是作文的開端，他指出所以發生困難的原因是對於題目沒有思想或感情所致，是很確切的。因為我過去常犯這樣的毛病：當我在對題目胡思亂想，不得要領的時候，也就是對這篇文章的開端發生困難的時候。要解決這種困難，徐寬君以為作文要隨自己『高興』這句話也是經驗之談，因為自己高興的時候，的確是思想集中，感情激發的時候，雖然有時也有自己高興要作文而發生開端困難的事，但究竟是少有的。但我因此又發生了一個疑問，這疑問就是：既然作文要隨自己『高興』，為什麼我們的老師，有時總要強迫我們在特定的時間裏（上課時）做規定了的題目呢？這樣作文，我想大家決不會都『高興』的，不知道我們的老師究竟有什麼用意？」

李若愚說完了，大家都靜默着不作聲。這時候，梁先生走上了講臺。

「今天徐寬講得很不錯。講的題材是新的，所發表的意見也很對：我沒有批評。現在想把李若愚提出的疑問，來對大家解釋一下：強制作文的辦法，的確是不對的，但是做教

師的有時總不免要採用這個辦法，自然有牠底理由。第一，各人隨自己高興而作的文章，因為題目不同，文體各異，要比較各人相互間的好壞，往往很不容易，於是不得不採用強制作文的辦法，使大家都做同樣的題目。第二，隨各人高興作文，往往每個人做慣了一種文體，不願自動換別種文體來練習，結果有的人祇會寫遊記，不會記故事，有的人祇會記故事，卻不會做論文。如果教師不安排了各種文體的題目，強制你們逐個練習，你們的作文能力就有各種文體不能平均發展的缺點。第三，教師出的題目，不見得都是束縛你們思想，壓抑你們感情的；不但如此，有時候反能啓發你們底思想，激起你們底感情。譬如說我從未見你們做過一篇『長衣與制服的比較』的論文，我就出了這個題目要你們做，就可使你們從這方面去思想；又如我見你們從不曾做過一篇『母親』的抒情文，我出了這個題目強制你們做，就可使你們激起對於母親的感情。從這些原因說起來，強制作文實在也有牠獨具的優點，我們也不能憑一時的感情去抹煞牠。不過強制作文，教師應該出多數人都可以做的題目，不要鬧出像第一期讀寫研究會會刊上登着的學文和覺

明對話中的笑話（見前）；有時候一個題目不夠，還要多出幾個題目，讓你們有選擇的機會。就拿『母親』一題來說，雖然是大家都能夠作的題目，但是也許有一個三四歲時就死了母親的孩子，這樣的題目對於他當然不會激起什麼感情來的，所以不得不出別的題目給他做。總而言之，強制作文是教師的責任，並不是教師故意使你們爲難，你們不要誤會纔好啊！

【讀後作業】

- (1) 從已經讀過的文章裏舉出開端很好的文句的例二、三個。
- (2) 從已經讀過的文章裏舉出結束很好的文句的例二、三個。

十二 夢和現實

——文章的題材

春，這個風和日麗、萬紫千紅的春，實在是一年中最美妙的季節。可是正因為牠底美妙，在人類底感覺上，也似乎以牠底消逝為最快。學文他們自從組織了讀寫研究會之後，在課餘的時候，就都埋頭研究着「讀」寫」兩件事，對於時序的推移，自然界的變動，竟忘記得一乾二淨。

有一天，學文和覺明很早就到校裏。他們進了教學室，一看壁上的鐘還祇指着七時零五分，別的同學一個也沒有到，於是兩個人放下書包，坐到靠窗的兩個位置上，各自從書包裏檢出讀寫研究報告表來，逐項填寫着。

教學室的窗外是一個大花壇，植在那裏的一株桃樹，正爛漫地開遍了所有的花朵。偶然一陣微風拂過，桃枝上底花瓣就像紅雨似飄落到地上。

「啊呀，春深了！」覺明忽然驚叫起來，手裏的筆骨碌碌地從書桌上滾到地上。

坐在覺明旁邊的學文，被覺明的叫聲嚇了一跳；他定神向覺明底桌上看去，只見在覺明底一張讀寫研究報告表上，貼着一片桃瓣。

「哈哈，原來——」

學文還沒有說完，窗外又有兩三片桃瓣飄進來了。

「怎麼好？——春天回頭就快完了。學文，我想約我們底讀寫研究會全體會員去做一次野宴，你以為怎樣？」

「好的，我很贊成。這個時候去做野宴，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們不但可以玩一次春天的郊野，而且還可以做幾篇文章哩！」

三天以後，恰好是星期日，讀寫研究會全體會員，就於那一天的上午聚集在紅葉鎮底小山上舉行野宴。在七八十個的孩子隊裏，還有一個身材特別高大的大孩子，那是梁

先生。

春日的郊野，真是好玩！蔚藍色的晴空下面，幾朵白雲輕得像在飛；山上的草地剛被太陽吸去了露珠，碧油油的，大家蹲坐在上面，感到一種痒痒的舒服。

他們起先是唱歌，唱歌完了，接着是說笑話，談天，隨後是各人在草地上表演「打虎跳」一類的遊戲；末了就是喫各人帶來的糖果糕餅。

野宴的節目快要完了，大家看看時候還很早，就一致要求梁先生說故事。

梁先生把最後一塊的雞蛋糕送進嘴裏，向大家擺擺手，站起身來。大家立刻停止了喧嘩，把各人的兩道視線集中在梁先生一胖一胖的嘴上。

「今天大家已說了許多故事，我底故事還不及你們說的有趣，想不說了——」
大家底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只見梁先生又把嘴胖了一胖，接下去說：
「我現在想要對你們說的，是讀寫方面的事，不知道你們要不要聽？」
大家都拍手，有一部份的人還從袋裏掏出筆記簿來，預備記錄。

「那末，請大家再坐下來吧。」上次在讀寫研究會裏，李若愚曾提出作文爲什麼要由教師出題的問題：當時徐寬的演說，也主張作文的題目不應該教師出，應該由各人自己出。他們的主張都是很對的。——可是我因此記起從前在某小學教書的時候，那裏的同學卻恰好和你們相反：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我要他們自己出題做一篇文章，想不到把他們全體都難倒了。

「『先生，題目還是請你出吧！』當時他們一致地說。」

「『爲什麼一定要我出呢？』」

「『因爲我們自己不會想題目。』」

「他們這樣的回答，你們當然是很覺好笑的。但是，在你們這一羣裏，說不定也會有和他們一樣的人。」梁先生的聲音忽然莊嚴起來，把二道銳利的目光掃過草地上諦聽着的會員，「所以，這個問題，我們還得仔細地來加以研究——」

「題目是甚麼？牠不是文章內容的一個總說明嗎？譬如說『春雨』這個題目，我們

做起文章來，內容就不外是春天的雨。春天的雨誰也看到過，聽到過，而且和牠發生過許多關係；假使我要你們每個人說一些，你們每個人準會說出許多關於春雨的話來；這就是說，文章的內容你們各人都有。那末，大家既然都有文章的內容，爲什麼對於內容的總說明（題目）卻會想不到呢？俗話說，羊毛出在羊身上，題目是出在內容上的，有了羊，就有羊毛，同樣的，有了內容，也就有了題目。

「有許多文章做得很好的人，他們並不先出題目，然後動筆，他們卻先動筆寫文章，等到文章寫完之後，纔照文章的內容，再加上題目。這樣的事，在不會自己出題的人想來，不是很奇怪嗎？其實，這是不值得奇怪的，比如我們畫圖，常是先拿起筆來在紙上隨意的畫，等到畫成以後，看畫的像什麼，就給牠題上一個什麼名稱。他們之以所能夠先做文章，後出題目，也和圖畫的道理一樣。

「所以與其說題目不容易出，還不如說文章內容不能決定，比較切實一些。因爲在每個人的腦中，文章的內容是很多的，但到了要做文章的時候，也許是因爲牠太多了的

緣故，反弄得手忙腳亂，不能決定寫那一方面，內容既不能決定，題目自然也想不出了。」

「梁先生，你說我們底腦裏有許多文章底內容，這句話恐怕靠不住。」喫着花生米的錢文華，忽然插上了一句。

「靠不住？」梁先生喫驚地說，「那末，如果我出了一個春雨的題目，你不能做一篇文章嗎？」

「不，我會做，如果你有題目給我，我就能照題目去做。」

「哈！既然如此，那不是我的話靠不住，是你自己的話靠不住了。原來你腦裏本有許多文章的內容，是你自己不知採擇，纔以爲自己的腦裏缺乏文章的內容。不然的話，爲什麼別人出了題目，你能寫，你寫的是什麼呀？」

「所以，文章的內容大家都，不過有的人不會採擇而已。這是因爲做慣了別人出題的文章，已經成了一種惡習之故。可是，大家應該知道，把採擇文章內容的一步工作讓給別人，和把自己的國土送給別人是一樣的。請大家想想：爲什麼自己的國土不會自己

治理爲什麼。自己腦裏文章底內容自己不會採擇？

「在自己腦裏的文章內容，當然應該自己採擇，換句話說，作文的題目當然應該自己來出。」

去：梁先生說到這裏，從林文英的手中拿過一杯開水，咯啣一聲的喝乾了，又接着說下去：

「現在我要說一說大家腦裏的文章內容：在每個人的腦裏，文章的內容可以分成二部份：一部份是夢，一部份是現實。夢就是夢想，就是幻想，也就是不着邊際毫無根據的想頭。譬如說自己希望背上生二個翅膀，飛到月宮裏去，這一類的念頭在少年人的腦裏很多。還有一份部呢，性質完全相反，牠是有根據的，靠得住的，都是自己親自經過來的。事件，這一類的念頭少年人雖然不多，但以後會隨着年齡和知識的增進逐漸多起來的。等長到像我一樣大，腦裏的念頭就反是現實的多，夢想的少了。」

「文章底內容，不論是夢想的或現實的，都好。夢想只要夢想得有意義，雖然是荒唐

的東西，也並不是毫無價值的；不過，到底因為牠荒唐，總不如現實的內容富有社會價值。

「我說的現實，並不是專指社會上切實表現着的事，假使社會上還沒有表現過而有表現的可能的，也是現實的內容。譬如說有二個人在一條沒有欄杆的小橋上相打，結果相打的人常不免跌到橋下去，不一定要待我們親眼目睹他們跌下去之後，纔說這是現實。」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梁先生和孩子們的背上，都被曬得起暖烘烘的感覺。這時候，放在草地上的一只徐寬帶來的鬧鐘，滴鈴鈴的響了，——原來已到了野宴結束的時候。因此，梁先生就把以下的話截住了。

【讀後作業】

(1) 試寫一篇先寫內容後加題目的文章。

(2) 夢想的文章內容要怎樣纔有意義？請仔細思索這個問題，作一篇短文來回答。

十三 餅乾和文章

——文章的題目與內容的關係

「噯呀，你那裏來的這許多稿子？」秦蓮香看見六年級的林文英抱了一大堆的稿子走進他的教學室裏來，不覺怔住了問。

「是讀寫研究會會刊的稿子。」

「這一期會刊的內容準比第一期豐富一倍！」跟在林文英背後的徐寬，也着抱一大堆的稿子走了進來。

「豈止一倍！十倍也說不定！」教學室窗外又有一個人這麼說。這個人也抱着一大堆稿子進來了，秦蓮香一看是朱覺明。

這時候，窗外又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隨後又是二個人各抱着許多稿子走進五年級的教學室裏來，把秦蓮香驚得呆住了。

「覺明，你和學文拿來的稿子也已經請梁先生看過了嗎？——趁現在還是自修的時間，我們快些把所有的稿子整理好了再說。」林文英興奮地說。

「我們先把稿子分成落選的與入選的兩部分。——文華，你專管落選的稿子，我們把那些稿子都交給你罷。」學文說。

五個執行委員一陣敏捷的手法，在短時間內就把入選的與落選的稿子分了開來。錢文華又把落選的稿子用蘇線綑在一起，預備等一會去發還投稿的會員。

「梁先生說這一次入選的稿子，他已經逐一批上了發表底先後順序。有誰找到了第一篇的稿子沒有？」學文向其餘三個人問。

「我這裏已經找到了第三篇，是你和覺明合作的題材的選擇與剪裁。」錢文華說。

「第二篇在我這裏，是林文英和秦蓮香合作的，叫做花朵和蚯蚓。」徐寬說。

「第一篇在我這裏——噯呀，是柳無忌作的，題目是餅乾和文章！想不到無忌的文章竟進步得可以排在第一篇了。在一月之前，大家不是知道他的文章因為常要越出題

目的範圍，曾受過梁先生一頓嚴厲的訓斥嗎？林文英像是不勝感慨的說。

四個執行委員都立刻跑到林文英的身邊來，大家以一種欽敬的神色去默讀那篇餅乾和文章的稿子：

餅乾和文章

柳無忌

假使把一篇文章譬喻做一箱餅乾，那麼文章底內容就等於箱裏餅乾底性質，文章底題目就等於箱表面底字，如「蘇打餅乾」、「什錦餅乾」之類。

在箱表面寫着「什錦餅乾」的，箱子裏的餅乾就不待我們去開箱驗看，可以斷定牠都是些什錦餅乾。我們平時讀到的文章也是如此：假使有一篇文章，牠底題目是寫着「遊泰山記」，那麼這篇文章底內容就不待我們細看，可以斷定牠是些關於遊泰山的話。

箱表面的「××餅乾」決定了箱裏面餅乾底性質，文章題目決定了文章底內容。

萬一箱裏面餅乾的性質與箱表面的「××餅乾」不符，那當然是餅乾製造廠裏工人的錯誤，使本來要買「××餅乾」的客人，得了不要買的貨色，很不快樂。同樣的，萬一我們寫了一篇文章，牠底內容與題目不符，那當然是文章寫作者底錯誤；使別人讀了引起與買餅乾的人同樣的不快樂。

說是不快樂，那還是客氣的說法呢。不客氣的說，是餅乾工人欺騙了買餅乾的文章的寫作者欺騙了讀者！

親愛的讀者——各位會員！你們在寫作的時候，曾犯過那樣的欺騙罪嗎？我是曾一再犯過那樣的罪來的，我在這裏懺悔我自己。

記得有一次，爸爸從城裏回家，他帶來了許多玩具，和許多好喫的東西。其中有一箱餅乾，因為箱子的表面漆畫着美麗的彩圖，很引起一家人的注意。祖母的老花眼看不清那隻箱子是什麼，就問：

「你們搶着瞧的是什麼呀？」

「是一箱餅乾！」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她。

「哦，餅乾無忌，那麼你快開了這箱子，拿幾片蘇打餅乾來給我喫。」

我聽了祖母的吩咐，就與沖沖地找來了一把剪刀，用刀尖挑開了箱蓋。只見滿箱子都是各式各樣的小餅乾，竟找不出一塊祖母所要的。

「祖母，箱子裏都不是蘇打餅乾！」

我一頭說，一頭又仔細把箱子查看，果然在箱子底一面，發見了四個字：「什錦餅乾。」過了幾天，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遊西湖記」，我在開始動筆的時候，因為以前曾被教師訓斥過，說是我的文章常要越出題目的範圍，因此那一次就格外小心，把題目意思緊緊地記在心裏。

這樣寫着寫着，起初我的筆尖確不會越出題目的範圍；可是寫到後來，因為寫得興起，竟又把題目忘了，將當時遊西湖以後順道遊紹興、東湖的事寫了進去——寫了長長的一段。

這篇文章的結果，依然遭了和以前同樣的失敗，這是不待說的事。當時教師在我文章後面又批了一句：「我不知你底腦筋是怎樣生着的！」這句話卻給予我一個很大的刺激。

是的，教師一再告誡，而我竟一再犯同樣的毛病，難怪教師要批出這麼怨苦底話來了。「我底腦筋是怎樣生着的呢？」

事情真是湊巧，那一天我的作文簿，又被我的爸爸看到了。爸爸看了我歷次所寫的文章，就提醒我：

「喂，孩子！你底文章不是恰和前幾天開餅乾箱的事情，成一個巧妙的對照嗎？餅乾的箱子裏找不到蘇打餅乾。而在你遊西湖記的文章裏，卻可以找到遊東湖的記載，我倒很佩服你的糊塗！」

當天我受了教師和爸爸的二重刺激，覺得自己實在糊塗得不配做人；「羞」愧」這兩個字，實在不足以描摹我當時的心境！

可是到了現在，我總算已從教師和爸爸的二重訓斥下改正過來了。以後每寫一篇文章，我總是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地，不讓我的筆尖越出題目範圍以外去。等到全篇寫完，我還要從頭至尾的細看一遍，檢點我的文章裏有沒有越出題目範圍的地方。假使有，我就把牠塗去。

到了最近，我的毛病已經完全醫好了。起初是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地寫，還不免有舊病復發的地方；要等到覆看全稿，纔能發覺；可是最近，即使我不提心弔膽，也不會再犯以前同樣的錯誤。原來我已經養成一種寫作上的新能力了。

【讀後作業】

- (1) 想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有沒有和過去無忌同樣的毛病？
- (2) 有沒有讀到過「文不對題」的文章？如有，檢出牠毛病的所在。
- (3) 當你寫完了一篇文章以後，有沒有把全文覆讀一次的習慣？想想看，這種習慣有什麼好處。
- (4) 想假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提心弔膽地注意自己的文章不要越出文題以外去，這件事對於寫作本身有沒有什麼妨礙？

十四 花朵和蚯蚓

——文章的中心思想

「無忌的文章果然進步了不少！」學文第一個讀完柳無忌的文章，忍不住喊了出來。

「可不是，尤其是前面幾段，真寫得精彩！我想假使給我底祖父看到了，一定會戴起老花眼鏡，提起硃筆，一面搖頭擺腦，一面密密地加上硃圈呢！」

覺明說着，同時還裝出他祖父讀文章的態度；大家看了都笑起來。

這時候，學文又走近徐寬的身邊，去讀林文英和秦蓮香合作的文章。錢文華和朱覺明也跟了過去。

「我們做得不好，你們不要取笑！」林文英走過去說，秦蓮香卻害羞跑了。

「不要來搶！」四個人一面讀着她們的文章，一面拒絕林文英跑近去，恐怕她去搶

奪。

花朵和蚓蚯

林文英 秦蓮香

通常一篇文章的題目，往往就是這篇文章所表現的中心思想。譬如就「參加本學期第一次讀寫研究會記」的題目來說，我們在握筆作文的時候，就以這個題目的意義作為中心。文章做成以後，當別人拿起我們的文章來看時，只要先看了題目，也就立刻明白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在那裏，如果我們在文章裏所說的並不是參加這次集會的事，就犯了「文不對題」的毛病。那樣的文章當然是不成其為文章的。

要明白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怎樣重要，最好用花來做譬喻，花是有花心的，雄蕊和雌蕊都生在花心裏，所以花的生命完全寄托在花心上面。但是一朵花當然不只是一顆花心，在花心外面，還有密密層層的花瓣。這些花瓣的功用，一半是保護花心，一半是烘托這朵花，使牠能顯出美麗姿態。文章也是如此：中心思想好比是花心，沒有中心思想也

就失卻了文章的生命。

文章有沒有花瓣呢？當然也有。如果只是一個中心思想就可以成爲一篇文章，那末每篇文章就只要一個題目就夠了，因爲在上面已經說過，文章的題目就是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但單是一個中心思想，是不能算一篇文章的，還要許多花瓣似的文句把中心思想烘托出來，纔能算一篇文章。

文章既然像一朵花，中心思想是花心，許多的文句是花瓣，那末，文章的一節一段，又是花的什麼呢？

一節一段，原來也是文句，所以也可以說是花瓣，不過我們應該注意：文章本來是整個的一篇，在一篇之中，是無所謂節或段的。後來因爲整篇的文章不便一口氣讀下，而且在一箇中心思想之中，還可以分成許多小思想，於是就照小思想來分了段。例如，我們讀過的國語教科書第二課，題目是「春風的使命」，也就是這篇課文（卽文章）的中心思想，但在春風的使命這個中心思想之中，還可以分做：對於花的使命，對於草的使命，對

於蜜蜂的使命，對於蝴蝶的使命和對於遊人的使命。以這五個小思想作為中心，又把全文分成五節或五段。我們若把這篇課文畫起表來，就是如此：

春風的使命

- 對於花的使命
- 對於草的使命
- 對於蜜蜂的使命
- 對於蝴蝶的使命
- 對於遊人的使命

其實這篇文章，還可以這樣來分段：

春風的使命

- 對於植物（包括花草）的使命
- 對於小動物（包括蜜蜂和蝴蝶）的使命
- 對於遊人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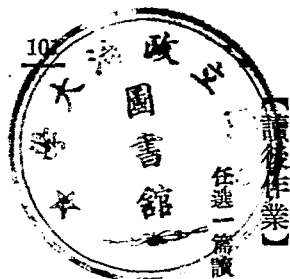
我們看了這個表，就可以明白：這篇文章的整個中心思想是「春風的使命」在這

個中心思想中，又分爲春風對於植物、小動物、遊人的使命三個小中心思想，各有一段文章（這課書原有五段，也可歸納成三段，就是把花草歸納成一段，蜂和蝶歸納成一段，遊人另成一段，）把三段文章組合起來，就成了整個的一篇。我們在讀書的時候，要有這種解剖文章的眼光，在自己作文的時候，也要有這種組合文章的能力。

而且我們更要知道，因爲文章的每一節包含着一個小中心思想，所以每節也都是有生命的。打個比方，文章又好比是蚯蚓，若把蚯蚓一段一段割斷，牠每一段都有生命，不會死，合起來卻又成了一條大蚯蚓。文章的一段或一節，也是這樣的。

【讀後作業】

任選一篇讀過的文章，加以解剖，說明牠的中心思想和小中心思想是什麼。



十五 題材的選擇和剪裁

「現在，索性讓我們把第三篇的文章也讀了吧！」徐寬說着，跑到錢文華的身邊去。這時候，林文英也跟了過去；而窗外的秦蓮香也已經改變了害羞的態度，笑着跑進來了。

「我們雖然是共作的，可是文章卻並不好。」學文說。

「不用客氣！這是梁先生故意把你們底大作擠到後面去的。」林文英像老於世故的樣子。

「不用客氣！我底文章大概還在你們的末後呢！」錢文華也說。

「不用客氣！我底文章連錄取與否還在『不可知之數』啊！」徐寬也跟了一句。於是，大家又展開了題材的選擇和剪裁：

題材的選擇和翦裁

周學文 朱覺明

文章底題材，不外夢和現實二者，這是梁先生以前在野宴時告訴過我們的。但是這二種題材，不見得都是文章的好題材。就夢來說，有的夢很有意思，有的卻是莫明其妙的。譬如你在有一次夢裏，起先是在曠野中追一隻惡狗，追到後來，前面是一條大河，惡狗跳下河去，泗水逃了；你一時性急，也跳下河裏去追，卻忘了自己是不會泗水的，心裏一急，身子已撲在河裏；於是你就大哭起來，同時，夢也就醒來了。這樣的夢，是我們常常要做的，但並不是文章的好題材。爲什麼，因爲夢的經過是無意義的；把無意義的夢寫在紙上，等於胡說八道的寫了一篇夢嚙。

夢是如此，現實也是這樣。許多現實的題材，也都是無意義的，把牠寫了出來，徒然白費心力，白費紙筆。

那麼，那樣的題材才算有意義的呢？這是隨各人鑑別能力的強弱而被決定的。能力

強的人，鑑別的標準就高，能力弱的人，鑒別的標準就低；一個鑑別能力低的人以為很好的題材，在鑑別能力高的人看來，也許以為並不算好。

若希望有較強的鑑別能力，最有效的辦法，是多讀書。多讀了書上的好文章，鑑別能力自然會強起來的。這好比是看慣了真鈔票的商人，一疊鈔票中的一張假鈔票總逃不過他銳利的目光一樣。但是這種鑑別能力，當然不能在一朝一夕中養成；我們要慢慢的來，不用着急。

這樣說來，我們現在在提筆作文以前，對於題材的抉擇，不是依然莫知所從嗎？現在有一個消極的方法，可以用來判別題材的好壞而把壞的丟棄。原來在許多題材之中，好的也有，壞的也有，只要丟棄了不好的，剩下來自然是好的了。

大概說來，不好的題材約有下列二種：

(1) 出於想像以外的題材——例如溪水倒流上山。

(2) 平凡的題材——例如看叫化子喫冷飯。

這二種題材，都不宜採取。也許有人要問，「那末，像夢裏見自己生了翅膀飛上天，不是好題材呢？」我們的回答是：「好題材。」因為這樣的事，雖然事實上不可能，但牠的想像卻是以事實做根據的。因為在事實上，蜜蜂生了翅膀會飛，小鳥生了翅膀也會飛，蜻蜓生了翅膀也會飛，那末人若生了翅膀，當然也有飛的可能。但如果人身上不生翅膀就希望會飛，這就失卻了事實的根據，變成了像溪水倒流上山一樣，是出乎想像以外的了。

至於平凡的題材，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意義的題材之一種。例如上面說過的追惡狗的夢，也是平凡的題材，和看叫化子喫冷飯一樣。但是聰明的人，有時也能運用他的智慧，把平凡的題材改變過來，使成爲不平凡的題材。譬如就叫化子喫冷飯一來說，這件事本身雖然平凡，但是寫作的人，若能運用自己的智慧，把這件事和有錢人家的人喫大菜寫在一起，做一個鮮明的對照，就把平凡的題材變成不平凡的題材了。譬如他先寫某處橋上一個叫化子餓得怎樣可憐，怎樣把一碗冷飯分成對半，怎樣把一半喫得津津有味，眉開眼笑，怎樣把剩下的一半用破布包起來，揣在懷裏，當做寶貝一樣。接着說橋塊的

富人家怎樣興高采烈，怎樣喝大盅的酒，怎樣喫大塊的肉，大條的魚，雪白的香噴噴的飯，又說一個酒醉飯飽的大肚皮富翁，怎樣把喫進去的又嘔吐了出來，狼藉了一地……這樣的對照，不是很有意義嗎？不是很不平凡嗎？如果他再聰明一些，把那個叫化子用筆尖一鉤，使他走下橋來，站在那個富人家的門前，讓他看了嘔吐出來的飯菜嘆息，使他向富人懇求一些殘羹冷炙，使這個嘔吐的富人發怒，大罵「滾出去」……這樣的寫法不是更有意義嗎？不是更不平凡嗎？從前有人做一首詩，說：「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他的寫法也一樣的是用對照的寫法。

總之，在選擇文章題材的時候，若能注意避免出於想像以外的題材和平凡的題材，剩下來，也就差不多是好的題材了。

有了好的題材之後，還不能握起筆來馬上就寫，正像一方塊的布，不能就照方塊的樣子縫成衣服一樣。在寫作之前，須要像裁衣那樣，把題材加上一番剪裁的工夫。不經過這一番工夫呢，原也可以，不過寫出來決不會是好文章，試看下面的例：

媽媽的歸來

今天上午，媽媽到親戚家去。她在動身之前，覆了一封朋友的信，叫我去寄。媽媽走了之後，我很寂寞，弟弟也吵着尋媽媽，哄他他不管，騙他他不信，真把我煩惱煞了……上面這一節的文章，也許所寫的都是實情，但其中媽媽寫覆信給朋友的事，大可省略；如果不把牠省去，就顯出文章的鬆弛，不能成爲一篇好文章。要避免這個毛病，就全靠事前的剪裁。

那末，題材要怎樣剪裁呢？在初次做這件事的時候，最好先把整個的題材先列成幾個簡單而扼要的項目。例如「看馬戲記」，題材的項目有下列幾點：

- (1) 校門外空場上來了一個馬戲班，在場上紮起幾個篷帳。
- (2) 馬戲班裏的人把出演的節目準備起來。
- (3) 馬戲班裏的人敲鑼，使許多看客聞聲跑來，在篷帳外買票進去看馬戲。
- (4) 看客有小學生、女人、不做事的大人。

(5) 有一個人，在買票時和馬戲班裏的人起衝突，竟至於相打。

(6) 馬戲開場，演了許多節目，每個節目都演得很好。

(7) 有一個演馬戲的小孩子在表演時不留神跌壞了腿。

(8) 節目演完，看馬戲的人都走散了。

(9) 馬戲班裏的人收拾一切。

(10) 馬戲班裏的人那天晚上宿在一個廟裏。

列好了像上面那樣的項目之後，接。着。應。該。仔。細。審。察。那。幾。個。項。目。可。以。丟。棄。不。寫。審察的結果，因為第(2)(5)(9)(10)等都不重要，就把牠一一省去。裁翦的工作就完了。

這時候，就可以握起筆來，照剩下的幾個項目去寫。

對於題材的翦裁，固然不一定要在動筆作文之前，即使是已經寫成了一篇文章，如果自己寫了不滿意，要把牠再加翦裁一下也未嘗不可，這就是所謂「刪改」。不過與其在寫成全文之後刪改，總不如在未寫之前先把文章的題材翦裁為省力，因為某一節

既然應該丟棄，那末，動手就不去寫牠，不是比寫了再刪除要省不少心力和時間嗎？

其實「剪裁」這一步工夫，在寫慣文章的人，決不會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先列了項目呆做的。他們有了題材，就動手寫，在寫的時候，一面就想某項應丟棄，一面也就丟棄不寫了。

所謂剪裁，當然不只是把應該丟棄的項目丟棄了就算，此外對於應該留存項目的寫法，也要注意。例如某項應該詳細的寫，某項只要說個大概等等。假使我們還能做到這一步，那末，寫出來的文章就不需要多大修改了。

【讀後作業】

- (1) 想：題材不經過一番剪裁，寫出來的文章有什麼缺點？
- (2) 想：少的題材爲什麼也可寫成文章？
- (3) 照上面所說的材題剪裁法，自己做一篇文章。
- (4) 想：七十七面所舉的例，是怎樣的一種題材？

十六 從「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說起

——抒情文的寫法

讀寫研究會的會員們，自從野宴之後，接着又做了二件事：一件是出版第二期的會刊，還有一件是舉行讀書比賽。

比賽的辦法是這樣的：在規定的一星期裏，誰向圖書館借閱書籍最多（已經借閱過的當然不許再借），而且閱後都填了報告表可以任人指問讀過的書的內容，誰就得勝。

比賽的結果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第一名是六年級的李月娥，得到趙校長所贈的照相機一只，大家都很驚奇，而且都很羨慕；第二名是周學文，得到梁先生所贈的自來水筆一支，他也很覺高興；第三名有二個，是朱覺明和錢文華，他們合得的獎品是五年級主任胡先生所贈的一套乒乓，他們也真開心！

李月娥得了第一名，引起大家注意的，照相機倒在其次，主要的還在她最近讀書能力的突進。因為她以前在讀寫研究會裏，是一向不被人注意的，無論讀書寫作，都不見得有出色的地方，這次她竟一鳴驚人，得了第一，難怪大家都覺得希奇了。

明媚的春光逝去了，跟着來的，是軟綿綿暖洋洋的初夏。讀寫研究會的第七次例會，會期又逼近了。幾個執行委員，就議決這次大會請李月娥登臺演說。

李月娥今年十三歲，身材矮小，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女孩。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她向大家演說道：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說起，不過在未從這句話說起以前，我還有一點意思要向大家聲明：

「文章有各種性質：有的是說理的，有的是敘事的，有的是說明某件物件的，有的是發抒感情的，想大家多已知道了。我們平常所寫的文章，以末一種為最多，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少年人最富於感情的緣故。現在我要說的，也就是這一種文章的寫作方法。」

初夏的風吹拂着李月娥額前的髮絲，微微的在飄動。李月娥用手指把那些吹亂了的髮絲掠了一下，就說下去：

「俗語說，『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其實這一類的文章，並不僅是『嘻笑』和『怒罵』兩項，除了這兩項之外，凡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各種感情，都可以寫成文章，而且都屬於這一類文章的。」

「人類的感情很是複雜，什麼『喜怒哀樂』以及像上面說過的『嘻笑怒罵』等，不過祇道着一部份罷了。但是這些感情雖然複雜得很，祇要我們能把牠真實地寫了出來，除了獸子，無論誰看了都會感動；決沒有一個人看了我們的文章，說是『噫，奇怪！這篇文章裏說的那種感情，我從來不曾有過』的。要不然，就是我們的文章『不近人情』。」

「譬如說有一個人看見他媽媽哭了，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哭起來，這在少年人是常有的事；但是他究竟爲甚麼哭，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假使有人去問他，他也祇能這樣回答：『因爲媽媽哭了，我不知怎麼一陣難過，因此忍不住也哭了。』」

「可見那個人的哭雖然沒來由，卻並不是矯揉造作。像這一類的事情，如果能把他真實地寫了出來，就能感動讀者，就是一篇好文章。因為當讀者讀到那段文章的時候，他底記憶被文章喚起了；記起他自己以前也曾莫明其妙地跟着媽媽哭過。於是那段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忍不住點起頭來，或甚至拍案叫起『好』來。」

「反之，假使另外有一段文章，說是一個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就拍手大笑；這就『不近人情。』因為這樣的事，是走遍世界也找不到的，而寫作的人竟這樣寫了，當然得不到共鳴的讀者。」

「不過在寫這類文章的時候，僅僅注意到題材的內容要『合乎人情，』還不一定能夠產生好文章。除此以外，對於這一類的題材，更需要真實的描寫。」

「所謂真實的描寫，就是要把這種感情真實地從筆尖下流露出來，既不要掩飾，也不要浮面地寫個大概。現在我有二個例背給大家聽，請大家仔細的比較比較。」

(1) 阿秀看見弟弟跌倒了，就慌忙奔過去扶。這時候，恰好媽媽銜了香烟走出房

來，看了那種情景，就一口咬定弟弟是阿秀推倒的，把阿秀狠狠的打了一頓。

阿秀真傷心極了。想起自從爸爸娶了後母以來，自己差不多每天遭後母虐待，就哭了許多時候。

(2) 阿秀看見弟弟跌倒了，就慌忙奔過去扶。這時候，恰好媽媽銜了香煙出來，看了那種情景，就一口咬定弟弟是阿秀推倒的，把阿秀狠狠的打了一頓。

阿秀真傷心極了，獨個兒躲在房裏，呆呆地想。她想自從爸爸娶了後母以來，她就差不多每天遭後母的虐待，喫不飽，穿不暖，那倒還在其次哩；最難對付的是後母所生的弟弟。弟弟性格倔強，剛會搖搖擺擺的學步，就不許別人去扶着走；等到腿兒一軟，跌倒了，卻又放聲大哭，驚動了媽媽。昨天她因為沒有去扶，被媽媽打了一頓，餓了一餐飯；說是不該欺她親生的兒子，任他倒在地；今天去扶了，又說弟弟是她推倒的，又遭了一頓打。不扶既不是，扶了也不是，這不是活活的要磨折死人麼？……想起她親生媽媽。在世的時候，也會被當做寶貝那樣疼過的，誰知到了如今，竟連一個下賤的丫頭也不。

如假使親生的媽媽還在人世，見了女兒那樣受苦，不知是怎樣的心痛……

阿秀越想越悲傷，實在忍不住要哭了；可是她並不放聲哭出來（因為怕後母聽到了，又要遭打），祇能幽幽地墜泣，兩肩不住地抽動着。

「這兩個例，前者的描寫不及後者的詳細，因此，讀者在讀後所得的印象，前者也不及後者深刻。所謂『真實的描寫』，雖然不一定需要冗長的敘述；但是，有許多必不可省的地方，如第二例描寫阿秀思前想後的一節，以及阿秀抽抽咽咽地哭的情景，作者也不可吝嗇他的精神，僅僅寫個大概，或竟略去不寫。不然，要想用文章去感動人，是萬萬辦不到的。」

「諸位大概都聽過『說書』吧。說書的人，爲要感動在座的聽衆，在說到書中角色感情激發的時候，就會化費許多時間，用他底一張嘴，把當時書中角色的情景描摹得極其細膩委婉，淋漓盡致；使在座的聽衆聽了，不但不嫌他說得太長，反而覺得書中角色似乎就在他們底面前，聽得津津有味。說書的人之所以能得到聽衆底讚美，就靠他那

張嘴能『真實的描寫』啊！

「試舉最單簡的『哭』『笑』兩個字來做例：假使說『他哭』人家看了，就祇得了一個『他哭』的印象，這樣的印象不用說是很浮淺的，假使說『他兩肩抽動着哭』讀去就彷彿看見一個人在兩肩抽動着哭，所得的印象當然深刻了不少。同樣的，如果祇說『他笑』讀者所得的印象當然也很浮淺；但如果說『他笑得合不攏嘴』讀者所得的印象當然也比『他笑』深刻得多。原來像『哭』『笑』一類的單字，在平時看慣了的讀者，早不會使他有什麼感動；假使作者要使他感動，非有更深刻的描寫，是決不能成功的。」

「說到這裏，我不禁回憶起開學時梁先生對我們說的那個寬緊帶的故事。在那個故事裏雖然說的是關於長句的讀法和寫法，但也牽涉到我上面所說的話題。請大家也來把那個故事回憶一下，並且和我上面所說的對照一下，看是如何？」

【讀後作業】

(1) 試補充李月娥末段的演說，說明長句和真實描寫的關係。

- (2) 真實的描寫，是否必需長句和長文發表你的意見。
- (3) 用李月娥演說的方法寫一篇抒情文（發抒感情的文章）。

十七 茶撥翻了

——敘事的寫法

第七次讀寫研究會以後，許多會員因為想起上次的讀書比賽很有趣，就向幾個執行委員要求再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接受了大眾的要求，就召集執行委員會討論這件事。論討的結果，都以爲與其再舉行一次讀書比賽，還不如舉行一次寫作比賽；因此，他們就這樣議決了。

這麼一來，幾個執行委員可就忙啦：有的寫佈告，把議決的案子告訴大家；有的向教師們徵求獎品；有的計畫這次比賽應該用那種方式來舉行。

大家看了佈告，不待說都很高興。每個會員都向負責人報了名，準備參加比賽。

這一次徵求到的獎品，也比上一次多了不少。有趙校長的礮石無線電收音機一具，和新少年叢書一部，梁先生的國光牌口琴一只和錶一只，胡先生的水彩畫顏料一匣，曾

先生的活動鉛筆一枝，呂先生的運動鞋一雙。因為徵得的獎品比上一次多了不少，因此錄取的名額也增加到五名。這麼一來，大家就更興奮了。

比賽舉行以後的第三天，在五、六年級教室附近的佈告板上，溼漉漉的貼着一大張紙，上面寫着紅筆加圈的黑字；許多讀寫研究會的會員都圍在那裏瞧。只見上面寫着：

讀寫研究會寫作比賽揭曉

第一名 周學文（得收音機一具、顏料一匣）

第二名 林文英（得開明少年叢書一部、活動鉛筆一枝）

第三名 朱覺明（得錶一只）

第四名 謝安石（得口琴一只）

第五名 張定國（得運動鞋一雙）

大家想不到從這次寫作比賽中，又會發見兩個新人材，都是非常高興，尤其是幾個執行委員，正苦惱着以後每半月一次的例會沒人演說，現在有了這二位新人材，當然也

不愁沒有人了。

時光不容情的過去，不久就到了讀寫研究會第八次集會的日期。

那一天集會，演說的是謝安石。他是五年級生，身材頗長，面部黑而帶紅，是一個酷好運動的孩子。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下面一條黃色短褲，看去很是英武。他說：

「諸位會員：我今天要說的題目，是『茶撥翻了』。這個題目，大家不是以為很奇怪嗎？把茶撥翻，是常見的事，並且這樣的事似乎跟『讀寫』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請大家不要心急，聽我慢慢道來：

「上一次李月娥在她底演說裏，曾說過文章有各種性質；其中有一種文章是敘事的。現在我要說的，也就是這種敘事文的寫法。

「敘事文是記述一件事物底經過的文章。大凡一件事物，從開始到終結，都可用文字記述出來的。譬如寫一篇第八次讀寫研究會記，把今天集會底經過，從頭至尾的記述出來，就是一篇敘事文。」

「這樣的文意，粗粗一想，似乎極容易寫，因為文章底題材是現成的，祇要對於那件事是親自經歷過來的人，無論張三、李四，都能夠寫。比不得須要作者自己構思的文章，非先經過一番題材的安排，不能動筆。

「不過在實際上，這件事卻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簡便。敘事文底題材雖然是現成的，但要寫成一篇良好的敘事文，卻還有兩件難事：

「第一件，就是要把現成的題材加以一番剪裁的工夫。這件事在最近出版的會刊裏，已經有學文和覺明共作的一篇文章，說得很詳細；我們現在姑且丟開不談。

「第二件是什麼呢？就是敘述上的困難。原來一件事實發生經過的本身，往往是很蕪雜的；作者把這些蕪雜的題材加以剪裁之後，一方面固然去蕪存精，是有利於文章的；他方面卻因為這些去蕪存精的題材，已經被剪裁成一片一段，不復是一貫串的事實了；因此，作者就不得不像一個縫衣匠，須設法把這些一片一段的事實用筆尖貫串起來，使讀者得到了那篇文章，像一件精美的衣服，不是一件七拼八湊不堪穿着的破襖。這件事，

可並不是容易的事呢！

「有一次我底舅母帶了三個表姊妹到我家來玩；二個表妹很是頑皮，一見我的媽，媽端茶出來，就毛手毛腳的去接。不想茶是開水沖的，非常的熱，把二個表妹底手燙起了水泡。其中有一個因為忍不住燙，一失手，就把滿盅的茶撥翻了。」

「恰巧我家底那張桌子又不爭氣，兩脚高，兩脚底，桌面是斜的；撥翻的茶滴到桌上，就像一塊鵝卵石從山坡上滾下來一樣，急速地往低的一面流開去。這時候我底祖母正坐在低的那一面，身子靠着桌邊，在和舅母談天，並不注意到桌上底水立刻就就要流到她底身上了。」

「這時候，撥翻茶的表妹眼見水要流到祖母身上去，嚇得手足無措，臉色鐵青！我在旁邊，看到了這麼千鈞一髮的情形，也很替表妹着急；桌上既沒有揩布，又沒有可以當作堤壩的東西，眼見那條水非流到祖母身上不可。心裏一急，忽然被我急出了一個辦法；慌忙伸出我的手去攔截。」

「誰知那股水流，卻故意要和表妹爲難似的，在我底手邊繞了個彎，又對準祖母流去。」

「我底方法當然是失敗了，同時不自覺地紅了臉；暗想本來是要在表妹面前獻獻殷勤，表現一下自己底聰明，誰知反而出了醜。」

「這當兒，水流和祖母祇隔半寸距離了！在座的表姊，這時也已發覺了我們着急的情形，慌忙走了過來；一看到桌上底水，就馬上用她右手底食指，蘸着那股水流，引往另一個方向。那水流也真奇怪，到了表姊手裏，竟像玩魔術一樣；表姊底手指在桌上一曲一折，水流也跟着手指一曲一折，終於，把牠引到別的地方。」

「差不多將要哭出來的表妹，這時候已經轉哭爲笑；我呢，覺得表姊的聰明真是令人拜服！」

「表姊妹和舅母告辭了之後，我還是獨個兒站在那張桌子的旁邊，呆呆的想着剛才那幕喜劇。想着，想着，偶然又從表姊用手指引水的方法，想到寫作上去。」

「我當時想寫敘事文的時候，與表姊用手指引水的情景，委實有些相似。不是嗎？當我們讀到一篇良好的敘事文時，看牠曲折寫來，一氣貫串，真像表姊手指下的水流。可是一篇不好的記敘文，就並不如此；牠不能把經過剪裁的事實一氣貫串；這邊寫一段，那邊寫一段，使人讀了，不免起支離破碎之感。」

「說到這裏，我們需要舉幾個實例來比較。但因為這種實例不能祇引一節一段；必須把文章的全文錄下來，才能比較；這在臨時舉起來是很不便的。因此，我已請執行委員會另外油印了講義，分發給諸位。」

這時候，聽衆早已從幾個執行委員的手裏得到了講義。大家把講義展了開來，祇見上面寫着：

參加兒童節紀念會

時光如箭，去年的兒童節彷彿還在昨日，轉瞬又到了今年的兒童節。

（那一天，）天空纔有一線曙光，我就起了牀，把早上應做的事都做完了。等到八

點鐘左右，趕忙跑到公共體育場去。

（這時候，）一路上前往公共體育場去的人很多，我混在人潮中，覺得自己像一羣游魚中的小魚。（不久，）到了公共體育場，只見大門上繫着一個花匾，上面寫着：「兒童節紀念大會。」

我（就）跟着一批一批的人朝會場裏塞，到一個看臺底最上層，展眼一望，哈！人數有數千數萬！

（一會兒，）音樂聲響了，開會了，主席站在場中講臺上，開始演說。但是我連一句也沒有聽到，因為我底耳朵，那時候已被全場底嘈雜聲、喊叫聲蒙住了。（不久，）表演各種游藝節目，一幕一幕，如電影般的過去。（終於）閉會了。在路上，每個人底小手中，都拿着一袋糖果和幾本我底畫報！

「諸位！那篇文章是我從一本雜誌裏選來的，牠底好壞，我們現在無暇作批評。」謝安石接下去說，「此刻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那篇文章裏各處加括號的地方。我們試看假

使那篇文章裏把有括號的部分都去掉，就覺得全文有斷斷續續，支離破碎之感；前後各句各段，都各自獨立，沒有互相呼應；但如果把括號裏的部分都加了進去，我們讀後的感覺便不同了——全文「一氣呵成」前後各句各段都有呼應，換句話說，全文像從幾個無機的零件組成了一個有機體。這是什麼緣故呢？緣故當然是在括號裏的文字上。

「這幾處括號裏的文字，本是我們所常見的，在粗心的人看來，似乎並不值得注意；現在我們既明白了牠底作用，牠底重要當然也會同時承認下來的。其中尤其如「不久」「一會兒」等等，牠們對於前後文章的呼應連絡有顯著的作用；不但是呼應連絡而已，而且有了牠們，前後文章之間的閒文（就是題材剪裁後被淘汰的部分）也就省略得毫無痕跡，使全文看來「天衣無縫」非常完美。

「不過我們在這裏應該留意一件事，就是像「一會兒」「不久」等的文字在文章裏不宜用得太多，而且在用的時候，要有變化，不要老是「一會兒」「一會兒」也不要老是「不久」「不久」犯了後者的毛病，就變成以前周學文說的「三個求婚的少年」如

犯了前者的毛病，則一篇文章都可以「不久」了之。例如那篇參加兒童節紀念會，就可以寫成：

「兒童節那天我去參加兒童節紀念會，到了會場裏，聽演說，看表演遊藝，「不久」就散會了。

「這樣一來，豈不是根本不用寫文章嗎？」

大家聽了謝安石未了的結束說得很滑稽，忍不住哄堂大笑。

【讀後作業】

- (1) 敘事文應該怎麼寫法？（把謝安石上部分演說底大意作一簡單敘述）
- (2) 列舉像「不久」「一會兒」等性質相同的詞，比較牠們底用法。

十八 上下左右東西南北

——說明文的寫法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好動的啓智小學底孩子們，早已耐不住夾衣的束縛，換上了輕薄的單衫。這就是說：孩子們是更活潑了！

兩星期的時光又在孩子們不知不覺之中溜了去，讀寫研究會的第九次集會的通告，又像以前各次通告那樣的，喚起了每個會員底興奮。

這次演說的人早經執行委員會約定，是上一次獲得寫作比賽第五名的六年級生張定國。

「聽說這一次張定國演說的題目是：『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真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你猜這個題目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這個題目真奇怪呀！」

會場裏有二個人這麼對話着。

過了一會，會員全都到齊了。主席走上臺去，照例說了幾句對聽衆的應酬話，向聽衆介紹了演說人，就請張定國上去演說。

「剛才我在會場裏，聽到二位會員談及我今天的講題，說是很很有趣，也很奇怪。我恐怕大家此刻都有着同樣的感覺，且先把題目來解說一下。」張定國說到這裏，暫時頓了一頓，同時把兩道銳利的目光向整個的會場橫掃了一下。

「好厲害！」全會場會員底肚裏都這樣想，立刻正襟危坐起來，像聽趙校長的訓話時一樣。

大家在張定國炯炯的兩目之下，屏住了聲息，靜待演說底「下文。」

「這八個字，」張定國向大家指着黑板上寫着的題目說，「都是說明事物底位置

和方向的，每個字底意義，極明白，極簡單，用不到我來說明。

「那末，爲什麼我要用這八個字來作題目呢？原來這八個字，足可以代表我今天所說的那種文章底特質。這種文章，與上次謝安石君所說的敘事文很相像，但在實際上，兩者卻絕對不同。敘事文敘述的是某件事情，我現在說的那種文章，牠所敘述的是某種物件；敘事文說的是某件事物底經過，而牠說的是物件底存在狀況；前者是動的敘述，後者卻是靜的敘述。關於後者，就是我在所說的那種文章，姑且定名爲說明文。」

「說明文所說明的『物件』範圍很大：一只輕巧的手錶，固然是一個物件；但一個龐大的星球，當我們要用筆把牠寫出來的時候，也可以當作一個物件來看待的。大概在空間佔有位置的，不論牠底大小，都可說是物件。因此我們又可知：說明文是有空間性的；反之，敘事文卻是有時間性的。」

「上一次謝安石君的演說，說到在寫敘事文的時候，須適當利用『不久』、『一會兒』等等的詞，這一類的詞，可說是敘事文的特質。在說明文裏，當然不會有『不久』、『一會兒』」

等具有時間性的特質的詞；反之，牠所利用的，是具有空間上特質的詞，也就是說明某種物件底位置和方向的詞，舉例來說，即如「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等等。

「現在，請大家看主席所發的講義罷。講義上所印的二段文章，一段說明物件底位置，一段說明物件底方向，請大家來看一遍。」

聽衆展開剛才分得的講義，只見上面印着：

(1) 案頭中間放着一隻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是一個大磁盤，盤裏盛着十來個嬌黃色的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擺着一個比目磬，旁邊掛着小槌……

(2) 西湖在浙江杭州的(西)面，是我國的名勝。湖徑橫約十幾里，一面濱市，三面是山。山峯連續，有葛嶺、孤山、南屏等，其中最高的是北高峯。原有雷峯和保俶兩塔對峙，雷峯早已倒塌，祇賸下一個塔基；保俶塔卻還巍然地矗立於(北)面……

「這兩個例，」張定國過了一會說：「第一個有敘述到物件位置的地方，第二個有敘述到物件方向的地方，都加着括號。但在這兩個例裏所用到的，祇有『左右』和『西、

北；我們如果在平時讀書的時候，對於說明文稍一留心，當然也不難把用「上、下、東、西」的文句找到。而且除了「上、下、左、右、東、西、南北」之外，還有用「前後」來說明一種物件底位置的，我們也不可不注意。

「大凡對於佔空間位置較小的物件，在敘述的時候，祇要說明牠底「上、下、左、右」就夠；如講義上所舉的第一例，對於佔空間位置較大的物件，卻須說明牠底「東、西、南、北」。至於「前後」，不論物件底大小，都可以用。例如「前」有青山，「後」有綠水，是說明青山和綠水的，這兩種物件在空間所佔的位置，當然是相當的大；至於說：「那幅寫生畫裏，（前）面畫的是一架鬧鐘，（後）面畫的是一枝鋼筆和一隻墨水瓶。」其中所說明的鬧鐘、鋼筆和墨水瓶，在空間所佔的位置當然遠較青山、綠水為小。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上、下、左、右、東、西、南、北」都是相對的說法。就是至少要有兩種以上的東西，放在一起，才有「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假使祇有一種東西，就無從說明牠的位置或方向。因為有了「上」才有「下」；有了「左」才有

「右」與「東、西、南、北」也是如此。

「我們在握筆作文的時候，要敘述當前許多物件底位置或方向，最好先固定其中一件，作為中心點，然後再從這個中心點出發，來說明其餘各物。講義上的第一例，就是以大鼎作為敘述的中心點的，以下說的「左邊」「右邊」都是就大鼎而說。假使沒有大鼎作中心點，那麼「左邊」究竟是指什麼的左邊，「右邊」究竟是指什麼的右邊，就要令讀者摸不着頭緒了。

「在說明物件方向的時候，中心點的固定，也是必不可省。講義上第二例的第一句，說西湖在浙江杭州的西面，這「西面」就是以杭州為中心點而說的。

「一篇良好的說明文，牠所說明的各種物件位置和方向都有一定，假使照文章所敘述的來畫一幅圖，也可以辦得到。所謂「文章明白如畫」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敘述不清楚的文章，這一層就辦不到，例如說「左邊有花瓶」，同時卻並不說明中心點，讀者就不知道那隻花瓶是在什麼東西的左邊，當然，畫也無從畫起。

「記得我自己在一年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底家。』那時候我絲毫不懂說明文在寫作的時候須注意說明物件底位置或方向，滿篇是『轉了一個彎，就到客堂，』再轉一個彎，就到廚房』一類的句子，被胡先生批了一句『不知所云。』可是當時我還是莫明其妙，自己想：『轉了一個彎，就到客堂，』再轉一個彎，就到廚房，』分明一些也沒有說錯，爲什麼胡先生說我『不知所云』呢？諸位，你們當然知道其中的緣故，我也不多說了。」

聽衆聽張定國說到這裏，覺得「轉一個彎」的說法，委實含糊得好笑，都忍不住笑起來。同時張定國也就下了臺。

這時候，坐在會場最前排的秦蓮香，覺得自己也有一些意思要發表，就走上臺去。

「我前後聽了謝安石和張定國兩位同學底演說，實在很佩服他們研究的精細。不過我還有一些意思要補充：原來在普通的文章裏，敘事文和說明文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在敘述某件動的事情時，也可以兼敘靜的物件。舉例來說，一篇題名書畫展覽會參觀記

的文章，關於參觀的經過，即動的敘述，固然必不可少；但是那個展覽會的會場布置，即靜的敘述，也是必需的。」

【讀後作業】

- (1) 寫一篇兼有動靜二方面敘述的文章。
- (2) 任選一段寫景的文章，照牠表面所說的畫一幅圖。

十九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談論文的寫法

「學文，你來看，一個有趣的問題！」覺明向站在黑板面前的學文喊。

學文正拿着粉筆在演算錢幣兌換的算式，這時候恰巧算得了正確的答數；聽覺明喊得那樣起勁，就放下了粉筆，轉身跑到覺明的身邊去。

學文從覺明手中接過一本現代兒童，只見上面印着一個懸賞徵答的問題：桃樹先生，還是桃子先生？桃樹？

「那當然是桃樹先生，學文不加思索的說：「沒有桃樹，那來的桃子？」

「哈哈，我要問你：假使沒有桃子，當初又那來的桃樹呢？」

「噯，學文圓睜着怪眼，仔細想了一想說，「這樣說來，這個問題竟和「雞先生蛋還是蛋先生雞」是一樣的！」

「是呀，這問題無論從那方面說，都說得通，可是又都說不通的。」

「這真應了俗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話哩！」

兩個人暫時靜默着。窗外飄來了謝安石吹口琴的聲音。

「學文，我又聯想起一件事來了！」覺明掩了卷說，「你知道我家鄰居的曹阿根嗎？這個人雖然是種田的，可是口才真不錯，假使他當初好好的受過一番教育，一定會成一個演說家！他常對人說：『世上的事沒有一件是絕對好的，也沒有一件事是絕對壞的。無論那一件事，說牠好，固然說得通；就是說牠不好，也不會說不通。』他平時無論和誰辯駁，別人總輸給他，有時候輸了的人也明知他是『強詞奪理』，可是想不出別的話去反駁他，也只好自認輸了。你想，他底嘴多厲害！」

「你和他辯論過不會？」

「我常和他辯論：起初他讓我先選正反兩面底一面，我就選定最容易說話的一面和他辯論；等到我輸了，我們再互相交換立場，讓我照他以前得勝的話去駁他；可是他又

會反敗爲勝！

「這個人簡直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材！學文喫驚地說：「假使他能夠寫文章，還怕寫不出好文章嗎？」

「是呀，有一次他也對我說過，說他自己可惜不會寫文章。不過因爲他底善辯，在我倒受了不少啓發。」

「哦，怪不得梁先生說你近來寫議論文大有進步了。」

「你不要說得這樣客氣——進步呢，也許有一些，不過這一種議論性質的文章，到底不容易寫，這一些兒的『進步』，恐怕與『成功』還差得遠哩！」

「告訴我，這種議論性質的文章是怎麼做的？」

「這個問題太難了，實在非我底能力所能正確回答。以前我聽爸爸說過，如果要會寫論文，非先懂論理學不可。可是論理學的學問很艱深，你們小孩子是不宜學的。」

「那麼，你那篇被梁先生稱贊的論文，究竟是怎樣寫成的呢？」

「那篇文章其實說不上一個『好』字，梁先生不過想鼓勵我，才那樣稱贊罷了，我寫的時候，第一步是先確定自己底主張，然後再從已經確定的主張出發，搜集各種理由；接着把搜集攏來的理由整理一下，逐一寫出來到末了，又把各個理由歸納成幾句簡要的文句，說明自己底主張是對的。」

「聽了你底報告，就可知道那篇文章的，確已經寫得很有條理了！——你可以再把那篇文章給我看一遍嗎？」

覺明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從書桌中檢出他底作文簿來，遞給學文。

窗外的口琴聲越吹越有勁了，這時候又配合着林文英底歌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覺明聽到了窗外的歌聲，也

跟着接唱下去。

學文呢，他並沒有留神到這上面，卻自顧自打開覺明底作文簿讀着：

乞丐應該救濟嗎？

「乞丐應該救濟嗎？」這好像是一個不必提出的問題。據一般人底意見，乞丐當然是應該救濟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窮，他們苦。

可是據最近本縣警察局調查所得的報告，本縣的乞丐，中年人佔百分之八十，老年人、殘廢者和幼年人合計，僅佔百分之二十。因此我們知道：我們平時所救濟的乞丐，幾乎都是中年人。

因此以下我所發表的意見，都以中年人的乞丐為對象，這是應該先聲明的。

我以為像這樣的乞丐，不應該予以救濟。固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愛本是我們底美德；但我們底仁愛，應該施於適當的地方；像這樣的乞丐，實在不配接受我們底仁愛。

第一，因為這許多乞丐，都還在壯年時代，應該以自力謀生，不該受他人的接濟。假使這些人可以不勞而獲，那末，全社會底壯年人，都可以放棄各自底職業，去做不勞而

獲的乞丐了。那末，假使大家都不生產，又能向誰求得接濟？

第二，因為乞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行為，所以很能使人養成懶惰的習性。做慣了乞丐的人因為每天祇要一伸手，就可得到他人的佈施，這種生活雖然說不上好，卻是很安閒的；因此，即使他有了就業的機會，也會懶得去做工，寧願永遠做乞丐。我曾看到過一個乞丐，有一次人家給他四毛錢，叫他去做大餅油條的買賣；可是他得了那四毛錢，卻並不去做買賣；過了幾天，錢用完了，他依然做乞丐。這就是那個乞丐懶惰慣了的緣故。

第三，中年人去做乞丐，是社會底一種大損失。社會的進步，完全繫於人類的努力；而在全體人類中，中年人卻最富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假使有一個中年人放棄了為社會服務的責任，社會便減少了一個推動的人。現在社會上有這許多乞丐，放棄了為社會服務的責任，豈不是社會底大損失？這許多乞丐，假使我們不肯去救濟，他們當然會起來『自救』，要自救就要靠他們自己努力，方才能夠自食其力；這樣一來，同時

社會底損失就可以減少了。

總之，中年人做乞丐，是極不應該的事；他們不肯以自力謀生，養成了懶惰的習慣；對於社會底損失是很大的。我們去救濟他們，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做不應該做的事。

【讀後作業】

- (1) 試寫一篇乞丐應該救濟的論文。
- (2) 你以為寫論文最難的是在那一點？應該怎樣解決？
- (3) 和別人辯論一件事，把雙方辯論的經過寫出來。

二十一 本帳簿

——日記的寫法

運動場上東一堆西一羣的，都是孩子。他們已經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於放學以前夕陽將墜的一小時中，儘在那裏縱情嬉戲，藉以恢復一天來的疲憊。

學文和覺明，這時候也整理好了各人底書包，互相攜着手兒，向運動場走來，一面還唧唧噥噥地不知談些什麼。

他們一面走，一面說，剛走近運動場底門口，只聽得「蓬」的一聲，把他們嚇了一跳；抬頭一看，見胡先生正立在左首橫廊上第五教室底門前，臉上露出懊惱的神色。他底左臂灣裏夾着三四十冊作文簿，右手又拿着另外的一本。

「喂，老胡，你關門怎麼關得這樣響？」

這時候，梁先生從橫廊的後段走了過來，喊着胡先生。學文和覺明也不自覺地放了

手，立定了。

胡先生回過頭去，可是並不答話。

「你那隻手拿着的是什麼？」梁先生又問。

「一本帳簿！」胡先生把右手的一本作文簿遞給梁先生。

「哦，原來又是王才德底文章惹了你！」梁先生看了作文簿上的姓名，說，「怎麼又說牠是一本帳簿呢？」

「你看了牠底內容自會明白。」胡先生苦笑着。

梁先生打開了王才德的作文簿，學文和覺明也走了過去。

「原來是王才德底日記簿！」覺明暗暗地攪了一下學文底手。

「他每天的日記都是記帳式的；我不知說過他多少次了，可是他總不聽我底話。」

胡先生說。

梁先生暫時不說話，翻到了昨天的日記，只見上面寫着：

五月二十一日 天晴 溫度 78°。

早上起來，幫爸爸到田裏去澆水。澆好了水，又跟爸爸剝了兩大籃蒼蘆。共重十七斤半。據爸爸說，十七斤半的蒼蘆可以賣五角多錢。早飯後，上學校。上午的功課是國語、算術和社會，國語課讀南京路上的血跡，算術課學習分數乘法，社會課學習畫東三省的地圖。下午的功課是音樂、自然、勞作和體育。音樂課唱五卅紀念歌，自然科研究蚊和蠅；勞作課描五卅慘案的想像圖，體育課做番薯賽跑。

梁先生看完了王才德昨天的日記，又翻看了一下前幾天的，掩了卷說：

「怪不得你說他是一本帳簿！」

「可不是嗎？」胡先生說，「我幾次對他說，教他不要專記每天照例做的事，要記一天中值得有記述價值的偶發事項；可是他老是不肯改。」

「是的，你對他說的確是極重要的一點，這樣帳簿式的記述，實在太無意義了。」

「而且，我爲了他們（指五年級的同學）不知道記日記的方法，曾化過二節國語

課的時間，對他們詳細地說過的呢。說過以後，別人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可是他……」

「你怎麼對他們詳細地說的？請再覆述一遍，如何？」梁先生笑着，一面指着學文和覺明說：「你看，這兩個孩子倒正預備聽你的話。」

學文和覺明被梁先生這麼一說，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各人一看自己，才知道和二位先生站得太近了，幾乎擠在一起。——就慌忙退後了一步。

「唉，假使王才德能夠像你這兩個學生這樣用心，我也省下不少精力了！」胡先生說着，又轉身向着學文和覺明：「你們真是好孩子，怪不得梁先生常在我面前談起你們，向我表示驕傲。日記的記法，你們當然已很明白，還要等我來告訴你們嗎？」

「不，」梁先生說，「他們也並不記得怎樣好，請你不吝賜教！」

胡先生聽了這句話，才開了笑臉，興奮地說：

「日記這東西，其實是各種文體的縮影；在日記裏面，敘事固然是最主要的，但抒情也不可省，此外對於事物的說明，以及對於某件事項底意見等，也都在日記裏發表，所

以日記是包羅各種文體的，不過牠雖然包羅各種文體，卻並不是長篇大論，這一點是牠底特色。」

胡先生說到這裏，從左臂灣裏一疊作文簿中，檢出一本書來，書名是日記選輯。他用右手敏捷地翻開那本書，指着書中底一段日記，向學文和覺明說：

「你們跑攏來看！」

二個孩子跑近胡先生的身邊，梁先生早把那段文字讀了出來：

「下了好幾天的雨，今晚纔見到一彎眉月，在雲端裏徘徊。誰知就寢之後，又是一陣猛雨，不久雨勢稍殺，枕上讀愛的教育數頁，就捲卷睡去。夢中，忽聞雨聲又急，間以雷鳴；急起往視各處，已有好幾處滴着漏水。約一小時後，雷雨方止，天也快亮了，遙想好友潔如所搭的火車，這時候大概也將抵滬了。」

「晚上的雨，也有這許多好寫，而且寫得這樣逼真！」學文忍不住讚歎起來。

「像這段日記裏，就是敘事夾着抒情的。抒情的地方，祇有末了的一句；這一句表面

看上去似在敘事，其實是對於友人別離後的懷念。

「你們在沒有寫慣日記之前，常感到日記的取材不容易——固然像王才德那樣的記法，也不愁沒有可寫——可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如果在握筆將寫的時候，稍稍回憶一下自己在二十四小時中活動底經過，決沒有無可取材之理的。有的人實在是因為懶惰，連不費氣力的回憶也不肯做，於是就說無材可取；還有許多人雖然並不回憶，卻也不愁無材可取；原來他會扯慌，在日記簿裏扯幾句謊話就了事。謊話根本不該扯，而日記因為以記實為第一個條件，所以尤其不容扯謊。這一點你們也要注意。

「時候已經不早，將放學了，你們記住了這幾句話，能夠依照着切實做去，日記的能事也可說是盡了。」

【讀後作業】

(1) 把胡先生底談話歸納出幾個要點，寫一篇「日記的記法」的文章。

(2) 試寫日記一篇，檢查自己底日記犯了什麼毛病沒有？

二二 父親大人入目

——書信的寫法

五卅紀念以後的一天，是讀寫研究會第十次集會的會期。到了開會的時候，雖然鐘聲響了，許多會員都還不知道這次演說的人究竟是誰；大家懷着滿肚子的疑惑，進了會場。

過了一會，主席走上臺來，向大家報告說：

「我們讀寫研究會的每次集會，都有一個會員來演說，這些會員都是在開會以前預先約定的。可是到了最近，就我們知道的能夠演說的會員，差不多都已經演說過了。這次的集會，直到我現在說話的時候為止，還找不到演說的人。可是我們幾個執行會員，也會這樣想過：在七八十個會員之中，能夠演說的人決不僅止於以前演說過的九個；怕是因為我們不十分詳細知道大家的能力，以致有許多能夠演說的會員沒有給我們發現。」

因此今天的集會，想請大家自動的上臺來演說。萬一這個辦法失敗了，我們就只得去聘請先生。現在，我們先來試一試第一個辦法——有誰願意來演說的，請不要客氣，也不要畏縮，先舉起手來！」

主席說完了這句話，就巡視全場的會員，希望有人會自告奮勇地舉手。忽然，主席現出了笑容，擺手向會場後方的三個人說：

「請把手放下！」

許多人立刻回轉了臉向後方看去，可是已經瞧不到所舉的手，只聽得主席接下去向大家說：

「剛才已經有陳福元、潘明和魏志澄三位會員舉了手，現在請三位中無論那一位上來演說吧。」

三個人略略推讓了一會，大家就見五年級的潘明走上臺來。

「我今天所講的題目，叫做『父親大人入目。』談起這個題目的來歷，倒還是一個

笑話：

「原來從前的人在寫信的時候，長輩和幼輩的界限，是分得很嚴的；因此父親寫信給兒子，開頭就呼喚一聲『某某吾兒』或『某某小兒』，而做兒子的覆信給父親，就得尊稱一聲『父親大人』；不但是『父親大人』而已，有時爲表示更尊敬的態度起見，還在『父親大人』的下面加上『膝下』、『敬稟者』一類的詞；而做父親的，有時也就在『某某小兒』之下，添上『入目』一類的詞，以增高自己的地位。

「有一次，有一個做兒子的接到他父親一封信，在覆信的時候，除寫了『父親大人』之外，不知道怎樣才能表示自己更尊敬的態度；一看他父親底來信，稱呼底下面有『入目』兩個字，就胡亂地把這兩個字移用到『父親大人』底下面去，寫成了『父親大人入目』，等到把全信寫畢，就毫不遲疑的把信寄出了。

「他底父親接到了那封信，不禁勃然大怒，連罵他底兒子『小畜生！』不置。（聽衆大笑）

「他底父親爲什麼要勃然大怒呢？那自然是因爲『入目』兩個字出了毛病。本來，『入目』的意義，原爲『看』，對於父親也談不到什麼侮辱；可是因爲這兩個字一向被長輩的人用慣了，無形之中，滲入了輕蔑的意味，因此才使做父親的生了氣，做兒子的受了屈。」

「從這個笑話裏，我們知道從前人對於寫信是看做一件如何重大的事，同時又是一件如何不容易的事。如果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被罵還是小事呢！不過，這是從前的人寫文言文信的故事；說到目前，大家都已經用語體來寫，那種形式上尊卑的界限也早已打破，這樣的的笑話自然也不致再鬧了。」

「話雖是這樣說，寫信這件事究竟是不可胡做的。如一味胡寫，雖然是語體文的信，也未嘗沒有鬧笑話的可能。記得我家的鄰居應先生，前天接到他兒子從漢口寄來的一封信，信內自稱『弟在漢口平安，請勿掛念』，豈不也是一個大大的笑話？（聽衆大笑）」

「語體文的信，固然形式上尊卑的界限是廢止了，但也有一定的格式。現在我們就

來談談這種格式，怕不是無意義的事吧。

「通常在一封信裏，開頭的稱呼總是要的；如果沒有稱呼，那封信究竟寫給誰看，人家就莫明其妙；固然，這信封上也有收信人的姓名，但是爲習慣上大家都這樣做，如果有一封信沒有稱呼，收信人看了就會起不自然的感覺的。」

「稱呼之後，接下去就寫正文。正文是和文章一樣的，發信人要想向對方說什麼話，都寫在這一部份。不過在格式上，寫到正文的時候，通常總比稱呼低一格，爲的是發信人自己陳述的意思，要表示客氣。至於正文內說到對方的時候，也最好空一格寫，或轉行寫，這也無非表示客氣。」

「現在，我們爲求明瞭起見，且來舉一個例。」

潘明說到這裏，就走到黑板前面去，拿起粉筆來寫。可是他底身材太矮小了，聳起了腳跟，還不夠半黑板高。主席看見了，慌忙端了一條長凳，請他站上去寫。

大哥：

我自從離家以後，轉瞬已一年了，一年來住在姊夫家裏，生活很好，請

你和媽媽不必掛念。近來因為閒着沒事做，很想看看雜誌或報紙，不知道

你那裏有沒有新出版的書報？假使有，請寄一些給我……

「我底例舉得很不好，祇不過借此把上面所說的要點做個對照罷了，請大家不要見笑。」潘明暫時頓了一頓，又說：

「等到正文寫完了，就需要寫一句問候的文句，藉此做個結束，問候句中說到對方的部份，也要轉行寫；並且爲使全封信的形式美觀起見，最好把這一部份寫得和稱呼一樣齊。問候完了，再在較低的地方寫上發信人的姓名，更在姓名的一旁注上寫那封信的月日。」

潘明又爬到長凳上去，把剛才有「……」的地方抹了，接下去寫：

（接上例）祝你

快樂！

志遠五月三十一日

「這封信，因為是弟弟寫給他哥哥的，大家都是同姓，所以具名的時候用不到再加姓。如果對方是親戚或朋友，那末姓就不能略去。」

「信的內容說到這裏已經完了，現在接下去談信封的格式：

「信封上所寫的，可以做三部份：第一是收信人地址，應寫在信封底右側；第二是收信人底姓名，應寫在信封底中央；這一部份除了收信人底姓名之外，通常又在姓名底下面加寫「先生收」或「女士收」等字樣；第三是發信人底姓名和發信的日期，在必要的時候（例如寄掛號信或對方不知發信人的地址時）還要添寫發信人底地址。」

潘明說到這裏，又回轉身體要爬上長凳去舉例，只見梁先生已經立在黑板旁邊，在替他寫了：

上海市光啓路十號

俞志清先生收

寧波俞寄 五月三十一日

「我替你寫的不錯嗎？」梁先生轉過身來，問潘明。潘明點點頭，全場的會員都拍手笑了。

【讀後作業】

- (1) 寫一封給父親的信。
- (2) 信底內容，最重要的是那一部份？
- (3) 信封上最重要的是那二部份？

氣。

二三 獸子和音樂家

——詩的寫法

「覺明，我聽梁先生說，我們六年級不久將舉行畢業考試哩！」

「那是當然的，無忌。」覺明回答說：「要畢業總得受一次畢業考試。」

「不——」柳無忌剛要接上去說，忽然他們的話題引起了同級的學文、李若愚、李月娥、張定國等底注意，都跑了過來。

「畢業考試究竟在那一天開始？」

「畢業考試究竟是怎樣考試的？」

「……………」

大家七嘴八舌的說。無忌因為他底話被大家打斷了，張大了兩隻眼睛，像在那裏生

「你們不要這麼急；覺明說，天氣熱得很，請大家站開些，先讓無忌把話說完了。」

「我說的可並不着重在畢業考試。不過因為畢業考試的日期逼近了，我們底讀寫研究會還有二次集會不會舉行，將來一面要考試，一面又要開會，豈不是要忙不過來？」

「哦，正是，我們倒忘了，幸虧無忌提醒了我們。」覺明說。

「聽說五年級的同學，他們雖然沒有畢業考試，不久也要受學期測驗了。」學文說。
「那末，我看還有兩次讀寫研究會不要開了吧。」

大家回頭去看說話的人，原來是李若愚。

「不，這樣辦我不贊成，做事總得有始有終！」林文英本來坐在遠處看書，忽然把書放下了，揚着手在那裏高聲反對。

「這樣我也不贊成！」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

「我想還是這樣吧：把末了二次的讀寫研究會提早舉行，那末無論在讀寫研究會方面，無論在考試方面，都不會有什麼妨礙了。——不過這件事最好開一次執行委員會

來討論一下。」學文這樣提議。

大家都贊成學文底主見。

執行委員會開過了，議決的辦法是：第十一、十二兩次的集會，提前於六月五日、十日陸續舉行。

到了五日那一天，大禮堂裏照例是擁擠得水洩不通。主席等會員都到齊了，就分給每人一張紙，只見上面印着三首詩：

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

ロウロウ

遠遠的街燈明了，

為空

×××

ロウロウ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ロウロウ

為空

×××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 * *

文身口雲 聖文公世公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 * *

くひくひ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販魚郎 賊克家

魚在殘陽中閃着金光，

光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 * *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顆流星，

恐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多し

己、亮

大家的眼亮在魚身上，

秤桿在他手底一上一下，

他的臉是一句苦話。

* * *

人們提着魚散了陣，

把他丟給了黃昏，

一雙筐子朝他看，

像兩隻空虛的眼。

* * *

「天大的情面借來的本錢，

末了掙回來不夠一半，

早起晚眠那不敢抱怨，

本想在苦碗底撈頓飽飯。」

* * *

暗中潮起一陣腥氣，

銀元譏笑在他的手裏，

雙手拾起了空筐，當他想到：

家中挨着餓的希望。

溫靜的綠情 應修人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為父父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 * *

鳥兒樹裏曼吟，

為弟一父弟
鴨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摸眼睛，

小貌兒窗門口打瞌睡。

大家還沒有把三首詩讀完，就聽到臺上已有有人在演說了，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陳

人呢？——

還是去鋤早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 * *

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喫的，

父父父
紅紅的小蜻蜓

福元。

「今天我底講題，是『獸子和音樂家；』他說：『我把獸子和音樂家連在一起來說，大家也許會感到一種不愉快；因為通常我們對於獸子的印象是很壞的，甚至常有人用『獸子』兩個字來罵人；而對於音樂家呢，我們的印象卻又特別的好。」

「其實就獸子而論，未嘗沒有幾處可取的地方。我曾在一本書上，看到著作者頌贊過獸子，他說在這個虛偽百出的社會上，祇有獸子才會說幾句真實的話。不是嗎？那些所謂『久經世故』『老成練達』的人們，對人從來不肯用坦白率真的態度，一味『口是心非』向人敷衍；假使社會都是這樣的人，沒有一個獸子，來說幾句真實的話，揭破虛偽者的假面具，社會不知要黑暗到何等地步！獸子的惡名，本來是自稱聰明人的虛偽者加上去的，因為他們厭惡揭破他們假面具的人！

「不過我現在要贊美獸子的，倒並不在於他能揭破世人的假面具，卻在於他底豐富的想像能力。這個在後面我還要詳說。」

「我究竟爲什麼把歌子和音樂家連在一起呢？原來我們在寫某種文章的時候，自己必須是一個歌子，而又是一個音樂家，所謂『某種文章』不瞞大家說，就是『詩』。」

「大家一定都已讀過詩，詩是怎樣的一種文章，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了。不過對於詩，僅僅是表面的認識，是不夠的；而且除了認識，還要自己會寫。要想對詩有進一層的認識，要想自己能夠寫詩，就非明白詩的特質不可。」

「詩的特質是什麼呢？就是歌子的特質加音樂家的特質。（這裏所說歌子的特質就是指他豐富的想像能力。）把這兩種人的特質合起來，就等於詩的特質。換句話說，具有這兩種特質的人，才可以認識詩，才可以寫詩。」

「現在，請大家讀一遍剛才主席所發的三首詩。」

陳福元說到這裏，暫時頓住了，一面走到黑板邊去，畫了一個表：

	詩	
音樂家的特質——外形	歌子的特質——內容	

等了一會，大家都把三首詩讀完了，等待陳福元接下去說。

「詩的默子的特質即豐富的想像能力，是屬於詩底內容的；而音樂家的特質是屬於外形的。先就內容的特質來說，如第一首天上的街市，就充分的證明了這一種特質。天上有沒有街市，誰也不知道，聰明人爲保持他一向聰明的信譽起見，對於這樣的事情，尤不敢胡說亂道，他只會說：『今天的天氣真熱啊！蒼蠅和蚊子真可惡呵！』（聽衆大笑）一類的話。可是默子呢，卻有的是一副默頭默腦，他不顧一切，不打誑語，只要是他自己所想的，無論是真是假，是是非，都忍不住要說出來。在這首詩的第一節裏，用了兩個『好像』，後面一個『好像』就是默子對於明星的猜想。起初他是這樣猜想，可是猜想到後來，他就毅然決然的把天上有街市的事肯定了，因此在第二、三節裏和第四節的前兩句裏，接連的用了不少『定然』到末了，還恐怕別人『不信』，再加上一句強而有力的證明。使不信的人，也不由得相信起來。

「從那首詩裏，我們看到默子想像力的豐富，真是無與倫比！

「不過，我在上面說了許多『馱子』，應該加上一個聲明，會做詩的馱子和普通的馱子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是：會做詩的馱子是暫時的，做完了詩，他就不是馱子了，不像普通的馱子，常是那樣馱着；會做詩的馱子祇有馱子底長處——有豐富的想像力，沒有普通馱子底短處——普通的馱子連自己的行爲也是馱的。所以請大家不要誤會，以爲這首詩的作者真的是一個普通的馱子（聽衆大笑）因爲普通的馱子決不能寫出那樣有條理的詩來的。

「這。一。種。馱。子。所。特。有。的。豐。富。的。想。像。能。力，實。在。是。每。一。個。做。詩。的。人。所。不。可。缺。少。的。我們就其餘二首詩來說，也可以見到同樣的情形：如販魚郎一首的『把他丟給了黃昏』，『一雙筐子朝他看，像兩隻空虛的眼』，『銀元譏笑在他的手裏』，『溫靜的綠情』一首的第二節和第四節的『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原來是來偷露水喫的紅紅的小蜻蜓！』等都是這些詩句，決不是普通人所能隨便想像得到的，可是詩的好處，詩的精神，詩的生命，卻都寄託在這一類想像力豐富的文句上。

「其次，我們要談到詩的外形。詩的外形，所包括的不止一端，可是其中最重要的，卻在音樂家的特質上。音樂家的特質是什麼呢？大家當然知道，就是音樂的特質。

「在詩裏，音樂的特質就是押韻。不押韻的詩，固然也有，但總不如押韻的詩，讀起來能令人發生音樂的美感。押韻的意思就是一個詩句的末一個字和另一個詩句的末一個字同韻，例如天上的街市一首：第一節第一句末一字的『了』和第三句末一字的『了』是同韻，韻母是『亡』；第二句末一字的『星』和第四句末一字的『燈』也是同韻，韻母是『ㄥ』。第三節的『廣』和『往』押的是『ㄨ』韻，第四節的『遊』和『走』押的是『又』韻。在販魚郎一首詩裏，也有押韻的地方，請大家自己去找。

「在詩裏，還有在同一句裏用疊韻字的方法，牠底性質和效用也和押韻一樣。例如天上的街市一首的『遠遠』、『無數』、『明星』、『縹緲』、『淺淺』和『燈籠』，販魚郎一首的『大家』和『人們』，溫靜的綠帶一首的『綠樹』、『徘徊』、『紅紅』和『蜻蜓』。

「除了上面兩種同韻字的用法之外，此外更有一種『雙聲』字。同韻的字，牠們的

末一個韻母是相同的；「雙聲」的字，恰好和牠們相反，是兩個第一個聲母相同的字。例如販魚郎一首裏的「身上」，「身」字的第一個聲母是「尸」，「上」字的第一個聲母也是「尸」；又如「黃昏」，「黃」字的第一個聲母是「尸」，「昏」字的第一個聲母也是「尸」。至於上面說過的「遠遠」與「淺淺」和「紅紅」，因為本是一個字的疊用，所以也可說是「雙聲」。這種雙聲的字，我們在讀的時候，或聽的時候，也一樣能引起音樂的美感，所以在詩裏所佔的地位也很重要。

「這一種音韻和諧的文字，一方面固然是屬於外形的特質；但有時候，若韻底性質選配得好，還能助長內容底氣勢。例如一首義勇軍殺敵的詩，若韻的性質能和內容慷慨激昂的情調相應，鏗鏘如刀鎗相激而發的聲音（如「九」韻「ㄅ」韻「ㄆ」韻「ㄇ」韻）那末這首詩讀起來一定更易感動人了。」

「諸位會員！你們會寫詩嗎？——我希望大家來試試看！」

【讀後作業】

- (1) 默子的特質一節中，其中有說到與活的文句寫法有關係的地方，試參看菩薩和活佛一節，加以比較。
- (2) 試寫一首送別畢業同學的詩。
- (3) 指出販魚郎一首詩裏還沒有舉出的二個雙聲字。

二三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標點符號使用法

過了五天，不覺又到了讀寫研究會第十二次集會的日子。

天在降着霏雨。大禮堂中比平時潮溼了許多，可是儘管潮溼，到會的會員還是和上一次集會時同樣的擁擠。

「可惜祇有這末一次的集會了！」每個會員底心裏，都在這樣歎息着。大家都不作聲，默默地瞧着講臺上的動靜。

主席上來了，他向大家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可惜祇有這末一次的集會了！」

他說出了每個會員心裏底感慨以後，接着又說了一套讀寫研究會結束的話；大家聽了，不由得更發起急來。但是雖然發急，大家還依舊是默默地瞧着講臺上的動靜。

這時候主席已說完了話，走到黑板的旁邊去，寫了幾個字：

魏志澄講：「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魏志澄也是六年級生，身材頗長，臉色很黑。大家都知道他的父親是一個貧農，家境是非常困苦的。每天傍晚，魏志澄放學回家總替他父親去放牛割草，所以他底臉色就曬得十分黑了。這時，大家見他從會場底最末一排走上臺去。

「明朝的時候，有一個著名的滑稽家，他的姓名是徐文長。」魏志澄說，「這個人，據說是很學問的；不過他底行爲，卻並不和當時一本正經的讀書人一樣，非常滑稽；因此他有許多滑稽的故事，一直流傳到現在。他底故事，知道的人一定很多，我此刻所要說的一個，或許大家也已經知道了。不過我現在要說這個故事，無非借牠來做個話題；大家也不妨再聽一遍；如果大家還不知道這個故事，那當然是更好了。」

「有一次，徐文長到他底朋友家裏去，一住就是好幾天。那時候正是黃梅時節，天下雨；徐文長託故天雨不能行路，儘賴在朋友家裏，喫喫睡睡，談談笑笑，像在自己家裏一

樣。他底朋友，因為徐文長住得久了，就討厭起來；暗想徐文長是一個最難對付的人，如果天一味下雨，說不定他會一味住下去。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寫了一張字條，貼在客堂裏，讓徐文長瞧到了，自知沒趣，不再居住下去。那張字條上寫着：「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十個字，意思是說：天雖然每天下雨留住你（指徐文長），但這裏的主人可不會留過。

「徐文長看到了那張字條，默讀了一遍：『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明白主人是在討厭他。可是他覺得主人這種辦法，實在太使他難堪了，不由得老羞成怒，想出了一個妙法，把那張字條上所寫的話，不改一字，高聲朗讀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接着還大笑說：『呵呵！主人這樣盛情，真使我卻之不恭；本來我想今天告辭，既然這樣，我再住幾天罷。』（聽衆大笑）

「原來從前的人，無論寫什麼，都往往不注意文句的標點，因此那張字條上的文句，可以有兩種意義，絕對相反的讀法；聰明的徐文長，就捉住了主人不注意文句標點的弱點，故意和主人爲難。

「從這個故事裏，我們得到了一個教訓：這教訓就是文句寫好之後，必須要加上標點；不但短短的幾個文句是這樣，就是長長的一篇文章，標點也絕對不可省略。否則，在文章裏自己所發表底意思，就有被讀者誤解的危險。」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標點符號。標點符號一共有十二種。我已請執行委員會把牠們底名稱、符號、用法、舉例油印成一張表，分發給諸位，請諸位仔細的看一遍。」

臺下幾個執行委員，這時正各自拿了一疊講義在向大家分發；魏志澄暫時停止了說話，等每個人底講義都到了手，才接下去說：

「第一種是句號：符號的形狀是一個小圓圈，用在文句末了的地方。例如『他哭了。』的『。』」

「第二種是逗號和點號：逗號的形狀像一隻小蝌蚪，點號的形狀像一粒芝麻。逗號用在長句中語氣中止的地方，點號用在文句中許多連用的同類詞中間。例如『大家應該努力，使自己的品行、學問、身體都好起來。』的『，』和『、』」

「第三種是分號，形狀是逗號的上面加一個小黑點，用在一句中幾個很長而並列的分句中間。例如：『天氣熱了，固然熱得令人難受；冷了，也會冷得令人受不住。』的『；』。

「第四種是冒號，形狀是兩個小黑點，一上一下，用在總起下文或總結上文的地方。例如：『他底玩具很多，有小狗、木馬、洋囡囡、喇叭、銅鼓、小汽車和泥菩薩。』又如：『忽聽得一片呼救聲、哭叫聲、搬物聲、狗吠聲，雜然並作：原來是起火了。』中間的兩處『：』。

「第五種是問號，形狀像一隻耳朵，用在疑問句底末後。例如：『他怎麼啦？』的『？』。

「第六種是驚嘆號，形狀是小黑點的上面加上一豎，用在各種感情激發的文句末後。例如：『真想不到他這次竟得了第一名！』的『！』。

「第七種是括號，形狀是上下對稱的兩條弧線，用在文句中夾註的地方，凡是夾註的部份都括在括號裏。例如：『對於他（善於說謊的他）你不要十分信託。』的（）。

「第八種是引號，分兩種：一種是單引號，形狀是上下兩個反方向的直角，都用單線畫出；另一種是複引號，形狀和單引號相同，但都用雙線畫出。單引號用在稱述言語的前

後，複引號用在稱述言語中底言語的前後。例如：「明兒底姊姊說：『我聽爸爸說過：『明天我們一家要到上海去了。』』所以我在很快樂。』的『』和『』。」

「第九種是破折號：形狀是一條直線，用在文句中語氣轉變的時候。例如：『炎熱的夏天來啦！——那也不用煩惱，一等過了夏天，就是涼爽的秋天了呢。』的『——』。」

「第十種是刪節號：形狀是一條直的虛線，用在文句被省略的時候。例如：『花園裏的花可真不少，有月季花、桃花、杏花、李花……萬紫千紅，把整個的花園裝點得非常熱鬧。』的『……』。」

「第十一種是私名號：形狀和破折號相同，但破折號是用在文句中間的，私名號卻用在文句中私有名詞的旁邊。例如：『中華民國底國父是孫中山先生。』的『——』。」

「第十二種是書名號：形狀是一條曲線，用在文句中書名的旁邊。例如：『我愛讀的書有新少年、小朋友、兒童世界、兒童雜誌等等。』的『~~~~~』。」

「我們平時在寫文章的時候，都應該照上面十二種標點符號的使用法，加上標點。」

假使不加標點，萬一遇到了第二個徐文長，我們的文章就要遭殃了。」

【讀後作業】

照上面十二種標點的使用法，標點下面的文章。

(1)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請你告訴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牠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牠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2) 民國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遊後湖就是玄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詩我竟做不出來只好寫一時所見作了一首小詩

(3) 學文打開紙包一看大喊道許多好看的新書他一面喊一面一本本的翻看小說有寶島水滸傳故事有伊索寓言印度故事童話有安徒生童話集日本童話

二四 蟹和饅頭

——讀書的方法

六年級的畢業考試和五年級的學期測驗都已陸續舉行過了，啓智小學校園裏底石榴花像火樣的紅，五、六年級的孩子們底心情，也和石榴花一樣。

舉行畢業禮的前三天，五年級生謝安石，發起一個五年級同學歡送六年級同學的茶話會。

茶話會仍在禮堂裏舉行，參加的同學，也仍舊和舉行讀寫研究會的時候一樣多。不過這一次的集會形式，卻改變了；他們把禮堂裏底許多椅子排成一圈一圈的圓形，圓底正中放着一張小圓桌，桌上是一隻大花瓶，瓶裏插着紅得發了狂的石榴花。

參加這一次集會的，除了五、六年級全體同學，還有三位先生，是趙校長、梁先生和胡先生。

開會了！會場裏一片歡樂的笑聲。大家縱情的談，縱情的笑，任意的喫，任意的喝。

「你們誰有特長的本領，現在不妨來表演一下，讓大家瞧瞧。」趙校長說。

「我會裝貓叫，」謝安石說。

「我會變戲法，」錢文華說。

「我會唱崑曲，」林文英說。

「我會演獨腳戲，」周學文說。

還有許多人在舉着手，要表演各自的特技。

「現在請大家一個一個來表演，」主席說，「待我先把圓桌扛過了。」

這時候朱覺明就過去幫主席扛過了會場中央的小圓桌；接着就是各人底表演。

表演完了，大家的興趣還很高，就要求三位先生表演。

趙校長會打拳，先表演了一套「燕青拳」；大家都拍手。隨後是胡先生唱了一段京戲，叫做「行路訓子」；大家傾聽得幾乎神往了。

「梁先生！現在輪到你了。」主席說。

梁先生站了起來，向大家點點頭說：

「我是最沒用的，什麼特技也沒有。——但我也不能使大家掃興，還是隨便的向大家談談罷。」

「歡迎！歡迎！」

王才德大聲的說，引得大家都笑了。

「其實，我說話的能力也真壞，既不會講笑話，也不會說故事；此刻想到要說的，依舊是關於讀書方面的事：

「讀書是一件終身的工作。我們從開始識字的一天起，直到現在，已經有五、六個年頭了。可是我們回頭來看看，究竟一共讀過幾本書？假使有一個統計，那末統計所得的數字，如果與社會上出版書籍的總數比較起來，一定要小得使人不能相信。因為社會上出版的書籍極多極多，不要說我們讀了五年、六年讀不完，就是讀了一輩子，也是讀不完的。」

所以讀書這件事，實在是永遠做不了的。

「那末，這件事可以放棄不做嗎？卻又不可。因為讀書是求知，知識是每個人生活在社會裏所必不可省的；沒有知識，就不配做人。所以倒過來說，要做人，就要求知識；要求知識，最好是讀書。」

「書既然必須讀，而要讀的書又這麼多，怎麼辦呢？除了努力的讀，就沒有第二個辦法。我們祇有盡自己的能力，可以讀多少，就讀多少；縱然不能把社會上出版的書都讀完，也應該以自己底能力，使自己讀到不可再多的限度；因為這樣辦，究竟比不讀書強了許多。」

「讀書有兩種讀法：第一種讀法像喫蟹，第二種讀法像喫饅頭。」

「大家當然都喫過蟹。蟹肉的滋味是很鮮美的，所以大家都很愛喫；可是，蟹肉不比豬肉，不能夠大塊的吞，大塊的嚼；牠的肉都藏在蟹殼裏面，而蟹殼卻又組織得非常複雜。據老於喫蟹的人說：『蟹之所以好喫，正因為牠不能大吞大嚼；如果喫起來像喫豬肉那

樣容易，牠的滋味一定要減低不少。」這句話的確是經驗之談。

「有許多書也和蟹一樣，滋味是無窮的，我們應該細細的讀讀了一遍不夠，再讀第二遍，第二遍讀了還不能充分了解牠底內容，要再讀第三遍、第四遍以至十多遍。因為若不是那樣讀，就等於把整隻的蟹放進嘴裏去亂嚼一陣一樣，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

「這樣說來，豈不是我們愈不能多讀書了嗎？不，我們不用着急。因為各種出版的書，並不都像蟹一樣的。有許多書，不像蟹而像饅頭，我們喫饅頭可以大吞大嚼，讀那種書也是一樣。那種書底內容，並不是發掘不盡的寶藏，我們祇要大略翻看了一遍，就能完全了解，那又何必多費自己的精神和時間，一輩子捧着不放手？」

「所以讀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精讀法，就是前面所說的第一種讀法；還有一種是略讀法，就是第二種讀法。精讀法像喫蟹，略讀法像喫饅頭，應該精讀的書要一讀再讀，要做摘記，要仔細體會書中底內容，應該略讀的書祇要明白了牠底大意，走馬看花，就可了事。」

「那末，那種書應該精讀，那種書應該略讀呢？這本來讀書的人看了書就會明白的，正像每個人見了蟹就知道仔細剝喫，見了饅頭就知道可以狼吞虎嚥一樣。一般的說，凡是內容簡單一看就能明白的，文字組織通俗，缺乏研究價值的，都是可以略讀的書；反之，如果是內容複雜，文字精美的，就是應該精讀的書。」

「末了，我們除了應該讀有字的書之外，還應該讀沒字的書。沒字的書，就是指社會上許多沒有用文字記載在書本上的知識。這許多知識，雖然並不記載在書本上，但和記載在書本上的卻是同樣的重要。不過這種沒字的書，是無形的，在社會上隨時發生，又隨時失去，我們既然知道了牠的重要，就應該隨時留心，隨時注意，把牠一一記在心裏，來充實我們自己！」

【讀後作業】

(1) 想：社會上有許多人沒有讀過有字的書，爲什麼也能做人？

(2) 想：沒字的書可以寫成有字的書嗎？說出理由。

校讀後記

這本小冊子已經三版了。照理讀者應該是感到快樂的；但由於下文所述的緣故，當著者得到三版重排的消息時，這顆心卻反而不安起來。

一本書，讀者愈多，著者所負的責任也愈大；像這樣一本淺薄的小冊子，老實說，是負不起甚大的責任的。（雖然這一次於三版重排之際，著者又仔細的校讀了一遍。）記得著者在執筆寫這冊書時，預期讀此書的對象是初中和高小程度的小朋友；可是在這本書出版之後，著者竟接到一封舊時稱著者爲老師的信，其中有這麼幾句話：「最近無意間讀到你的大作讀和寫，覺得很好；但在我似乎太淺一些。」

「太淺一些」這句話出於這位老同學的口，一些也不錯；因爲，他雖然在初中畢業之後，未曾進過高中，但他現在距畢業的時期已有二年，知識早已越過了初中的階段。當

時著者就特地買了一冊文心寄去。不久他的回信來了，「歡喜感謝之至！文心正湊合了我的胃口！」

因此，對於這一類讀過本書而猶未感到滿足的讀者，著者願以十分誠懇的態度，勸他們推薦另一冊較高深的讀和寫——文心。

二七年一月著者。





11-11

11-11

寫 和 讀

版初月二十年五廿國民

版九月一十年五卅國民

角七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沐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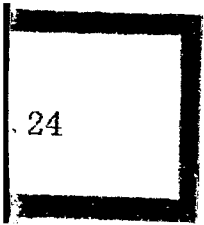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96P.)K

讀 D40

85

1113



8